

南宮縣志

石刻篇下目錄 共五十九篇

重修南宮文昌閣奎星樓記

清裴 繡

重修南宮子祠記

宋之繩

南宮縣續置學田記

李起龍

本來李公墓銘

梁清標

中翰李公墓銘

楊思聖

貞符連公暨配白孺人墓銘

賈還素

觀察治熙李公墓銘

賈還素

重修石佛寺碑記

賈還素

重修普明寺記

賈還素

乞孝廉先塋墓銘

連佳胤

斗瞻王公暨配張安人墓銘

單惺

邢烈婦李氏合葬墓表

連佳胤

邑侯胡遜齋肇登民版記

連佳胤

佟邑侯皇華館賑饑碑記

周根邵

先農壇廟碑記

潘旂

邑侯彭公殉難碑記

魏裔介

白恭人墓表

于嗣登

重修興福寺藏經樓碑記

胡景銓

水月庵重修記

宋文運

翰林院侍讀子靜杜君墓誌銘

梁清標

周家莊牌斷案修隄碑記

周根邵

邑侯鄭公重修尊經閣碑記

張光亨

侍御鄭公韋庵墓誌銘

孫勤

清釐彭公祠田記

潘旂

重修儒學大成殿碑記

王霖

東陽書院碑記

張志奇

重修南宮子祠記

顧朝泰

重修南宮廟學記

沈麟昌

增設東陽書院膏火碑記

沈赤然

重修奎星樓碑記

陳及祖

誥贈奉政大夫王公暨配李太宜人墓誌銘紀

昉

重修大風亭記

丁履端

重修水月庵碑

王堯恆

重修文廟碑記

黃士謹

重修東陽書院碑記

李本立

重修魁星樓碑記

齊文振

重修東陽書院及經費碑記

陳柱

誥封奉政大夫陳公墓誌銘

顧蕓

義穀義倉碑記

周棡

重修節孝祠記

陳柱

重建東南魁星樓碑記

何繩武

重修紫竹林菩薩廟碑

陳堯年

重修西北魁星樓碑記

沈元文

南宮創建義穀義倉碑記

牛昶煦

南宮重修縣學碑

張裕釗

閘板隄碑記

周樹棠

清故武顯將軍鮑公神道碑

李慶來

呂邑侯德政碑

李慶來

韓公設立兩等小學堂碑陰記

喬國楨

重修閘板隄漳河沿隄碑記

民國齊煦庵

韓君和貴墓碑

劉登瀛

陸軍上將督辦安徽軍務姜公神道碑

朱慶瀾

陸軍上將姜公墓表

王樹枏

馬周詳德望碑銘

馬震昀

李宗晏先生墓表

吳闔生

李剛已先生墓碑

吳闔生

河北蠡縣縣長毛君墓碑

吳闔生

齊君懋軒墓誌銘

高步瀛

楊君墓表

賈恩紱

南宮縣志卷二十四

鹽山賈恩紱編輯

掌故志

石刻篇下

清迄今

重修南宮文昌閣奎星樓記 清順治三年知縣裴繡撰

邑城自南門樓沿而東不百武爲文昌閣又迤邐而東爲魁星樓形家者言謂二神職司文明得居東南王地出乎震見乎離而且巽風鼓鬯其間宜乎南宮爲羣才淵藪颺起連茹稱雄海內也第以時代泲更廟貌傾圮余每一登陴未嘗不過而心惻偶以帑有餘贏且捐俸佐之鳩工庀材僅匝月而告成事于是考方定位負壬面丙製一遵舊而棟宇屹如金

碧燦若煌煌乎稱壯觀焉一時邑人士咸額手相慶造不佞而言曰是役也其公之大有造于吾邑者乎願無忘一言以志不朽余唯唯諸君子幸不泯余之成勞過而歸美以爲是役也余一人實爲之而不知實闔邑共樂爲之以爲闔邑共樂爲之而不知時至事起運會人從有不得不爲之者也昔在草昧邑尙閭沕蒞茲土者或以烽火頻仍或以簿書鞅掌日不遑給而余一人竟以公餘之暇銖銖之積得擇文治所不足者而補葺之豈非天假其便以肇宮邑無疆之休與宋儒程氏常稱薊州大好山水竟淪沒不彰至明太宗而荆基定鼎暨我清朝安定而樂其成焉豈非王氣所鍾有待而興耶故凡興役動眾不本乎人心之所同然者鮮不攢眉感額

以爲上實毒我絀而舉盈徒有仰屋今兩閣之修自發軔以至落成未嘗多厯旬朔而羣工樂從子來恐後綱紀者且不中道告疲也脫非有神焉者默相之其能至是乎異日者當有魁士偉人雲蒸龍變以爲此地光寵原原本本于斯萬年則余不佞亦沾沾用慰矣

重修南宮子祠記

清順治

年翰林溧陽宋之繩撰

真定五州二十有七縣皆古并州地南宮當齊趙之衝民俗勁悍尙氣節若夫振興儒術親鄒魯之餘風則在士大夫帥厲激勸矣邑有南宮子祠萬厯初年山東邢公知縣事鳩工庀材棟宇整飭自是八十餘載風雨漂搖以至傾圮進士杜子子靜儀型前民爲時顯儒念先哲遺規不可蕪廢殫心經

營凡楹楣杗桷復壁周垣側牖重門丹雘塗墍靡不規度虔
恭未嘗計財用之贏絀無幾何時輪奐充美視往蹟有加焉
是亦振興儒術帥厲激勸之盛心也余嘗慨民俗之惑於徼
福弭災也浮屠真宮丹碧焜耀而前代仁人君子之祠廟往
往隕墜荒落蔚爲蓬蒿則以二氏顯陳報應而儒者專責於
身心之得失也獨不聞子容氏之言乎羿奡之悖德也如彼
禹稷之順德也如此惠迪從逆吉凶若影響然安在顯陳報
應之可畏而專責身心之得失爲可倖哉然則擇福遠災爲
天下吉人舍尙德無繇矣故曰杜子之爲是役也可以振興
儒術帥厲激勸也杜子名鎮家世南宮前飭祠知縣事邢公
名侗字子愿濟南之臨邑人也

南宮縣續置學田記 清順治 年按察使李起龍撰

古者士出於農而受田以井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秀民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當其時譽髦盈莖宅俊充廷國家無養士之煩而朝廷有得人之效斯誠最盛矣迨自士農殊途富教異軌執詩書者不親襪屨游膠庠者不履南畝縱賢如顏季箎瓢屢空藜藿不厭自非上智學稼千祿又何怪哉至漢元成閒議增學官弟子不限員數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嗟乎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猶不繼曾謂處得其道而若是耶南宮學田之設其來已久歲月相沿籍畝難稽奸胥從中侵漁生徒未沾錙銖多士之視學田如懸疣枝指之著體已耳介休裴侯來蒞茲土爲之親履隴畝旬稽隱占舉

向來不可究詰之物業已盡取而還之學宮而猶謂多士濟濟舊額難敷復爲捐俸金五十兩置買腴田於栗家莊等處共一頃七畝七釐四毫計每畝歲徵租穀二斗共該徵租二十一石四斗一升四合八勺分給諸士以爲永業一時諸士被侯之德而又恐其久而無稽也謂當鐫石以識不忘因屬言於邑人李子李子不敢辭遂次其事而書之曰先民有言貧者士之常又曰士窮見節義謂士受天地之中以生誦法孔孟固當崛然興起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婚喪祭之費罔不爲二三子慮矣二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且侯經術經世切近精實聽政之暇集二三子談經講藝一時接其眉宇藹然如坐

春風其忍負侯也哉侯治行卓異陟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
侯之高義而繼承無替筦鑰出納者亦當慎乃攸司而無旁
落下移之虞余又何言侯名繡字文身其懿績鴻烈載在口
碑茲以記學田也故不贅

本來李公墓銘

真定梁清標撰

宜棟而桷疇俾邁窮不剖而璞疇俾道豐令名壽考里閭是
崇嗣君奮起福祿攸同爰勒信詞藏諸幽宮千秋萬禩欽茲
遺風

中翰李公墓銘

侍讀學士楊思聖撰

夜光出璞期爲圭璋豫章蔽日期爲棟梁造物生材寧無較
量吁嗟乎君顯而遽晦用而卽藏盈虛消息詎爽厥常維茲

懿德沒世不忘知已作銘以賁幽堂

按上二銘康熙志不著年月約略行輩列之清初

貞符連公暨配白孺人墓銘

歲貢生賈還素撰

連氏之先來自山右遷于近畿遙遙華胄六世以上晦迹于鄉卜築中邑長發其祥四傳而儒有聲黌宮孰繩祖武曰瑞軒翁翁匹于蘇初艱乎子晚而得公四十九矣以得公晚保愛靡暇出就外傅尋以病罷惟公仁孝本諸性生幼而喪母躡躡中程旣游外氏詩書可樂歸請于翁從師受學公以壯學暮成是懼督責不煩嬉戲弗顧旋登于庠竟成厥志翁乃請老公就歲試方試之殷公在博陵心動思歸省翁寢興同舍尼行公不爲止冒雨疾馳百八十里雞鳴束裝人定抵家

翁方病瘵見公驚嗟問公何爲公以實對至性感通嚙指堪
配慰諭而遣往返于淖幾失試期惟以克孝翁當晚年倦于
會計兩庶持權先資垂替公知不問憇損翁歡蒸蒸色養寢
膳永安乃偕公配節縮有無匪實私橐以備不虞迨及翁喪
豐腆不怠耐身耐棺勿之有悔爰卜吉原改葬乃祖再啟蘇
樞合于翁所大禮克舉費至不貲傾儲立辦談者韙之承先
事竟啟後事始教誨爾子式穀是似式穀伊何愛不廢勞經
義口授蒙養功高最公生平謙篤溫恭與與閭閻長者之容
旣攸好德宜考終命胡生不辰竟罹于橫公有令配實左右
公端嚴靜重士君子風相夫以勤事舅以恪周旋庶姑間言
靡作庀舅之喪拮据襄事病幾不起不敢告瘁痛夫之難原

隰是求倉卒備禮亦莫有尤再造家室含辛茹荼門庭不墜
婦也而夫撫子齟齬九熊資苦令器早成母也而父居恆誠
子堂構是嗣忍死未亡惟汝焉視捷書飛奏感極而慨夙願
雖酬痛父不逮子因公車色反爲喜巧宦實難膝下可爾子
對大廷意反不怡能服官耶望不在斯啖蔗回甘旣多受祉
布素不遷迄于沒齒節行備矣言旌其閭顏曰貞孝輿情欵
獻夫人後凋公館早捐卅年同歸于彼九原國有鴻儒家有
肖子世將大啟死而無死我表公墓詒公後昆我銘公幽慰
公貞魂俯仰天人爲我心惻矢辭不多惟以昭德

按連公爲進士連佳胤之父母此通篇四言與上之有銘
無序者異

觀察治熙李公墓銘

歲貢生賈還素撰

法以廉和以謙翼未全舒見猶潛衰盾之日惟公兼慈母神君民所瞻激濁揚清公作監霜風膏雨被里閭跋涉艱貞何久淹亨途未騁履自恬世所重者調與飶莫邪爲鈍鉛刀銛日入虞淵迫于崦誰其承之孫與男式昭令緒光以炎

重修石佛寺碑記

歲貢生賈還素撰

宮邑梵刹之盛環境內不下百餘區兵燹之後率以荒廢今邑城迤西北七里許有巋然獨存爛焉奪目者爲石佛古刹安所得修建而輝煌若此詢諸父老始知爲鄉民李善士所募修也善士本起農賈而治頭陀行自銖錙粟米以至千百鉅萬皆親竭其口力以爲之倡導者也自竹頭木屑以至畫

棟飛簷皆親竭其心力以爲之經營者也自荷畚執鍤之傭
暨木石塗墍範金設色之工皆善士與家人躬自執爨以供
其朝夕而不厭者也此其信心虔行誠有度越緇流萬萬者
是以舉千餘年之故址不難爲之更新一時之人嘉迺懿績
欲鐫石以誌不朽而屬余贅詞焉余不敢辭迺作言曰象法
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于梁亦莫倣于梁當是時祇園
如雲聖僧如林浮屠之侈亘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
崇溺情因果蕩志虛滅誌公杜口達磨不識使後世談心性
者以因果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爲崇佛
實寃佛耳夫佛之爲言覺也禪之爲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
示現毘邪出疾非無妻子假使釋迦生自衰周孔丘種出西

域未有不易地皆然者而高識之士見夫事佛者如事奧竈
戚戚捨身沾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噎
廢食見蹶停驂者哉韓退之以文章山斗攻佛法不遺餘力
及一見大顛乃日和尙門風高峻弟子于侍者得箇入處攻
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可謂善護佛法矣豈區區佛骨表
原道論足以焜耀千古哉善士篤信佛法究心禪理當必知
余言不謬若夫此寺之營繕得無猶以象法見佛耶嘗聞翠
峯老僧平生以鑄佛造殿爲事唐荆川先生以詩送之曰憐
君鑄佛經千億願藉洪爐鑄此身請以此言爲善士效箴砭
焉至于寺之建置最久與廢不常攷其顛末則有我宮之邑
乘與本寺之殘碑在

重修普明寺記

歲貢生賈還素撰

今夫出世者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儒術尙其實際貴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尙實際者薄出世謂其空廓而無當是皆末流之褊見非玄同之初旨也蓋天下之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由存不有其空實何由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二字靈明而內何所不真靈明而外何所不妄彼其視震且萬緣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遣之妄去則真來障徹則性露是釋氏之寶也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是以儒者乘理觀化蕩煩滌囂跳于陰陽之外立於冥寥之先然後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以不壞也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出世而其大原同也

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若
纓紉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爲儒頑空斷見而淪于死灰何
名爲釋余見今佛子之徒悠謬習荒往往以性空自詫而菲
薄儒者爲拘執迺俗儒不達又且矜詡名實而訶詆西方大
覺爲偏枯與媾爲鬪無怪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覽之士烏
能究其指歸乎茲因城西天宮村普明寺歲久荒圯適有學
佛人棄妻子募緣重新之而剗其石於殿壁且乞余一言余
自顧譎庸強顏奮筆漫及儒釋之語爲學佛人心印學佛人
爲誰居民梁四恩也

按還素順治間貢生所爲文四篇皆載康熙志而不著年
月爲列于清初

乞孝廉先塋墓銘

中書舍人連佳胤撰

紫微之峰娟然秀起分自太行峙于我里我里自昔穆穆仁
風疇鍾善氣曰維乞宗乞宗伊何自微而著克成厥德以永
終譽偉哉處士二子雁行居連阡陌煙火相望孝友繩繩十
有三世乃發其祥于我君子君子嗣服敦睦是崇春秋匪懈
惠于宗公纍纍者丘昔人所處植我松杉烝我稷黍明發將
事少長攸同秩秩其序翼翼其恭君子曰咨是其可久勒之
貞石以詔我後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立愛立敬惟爾後昆瞻
彼中阿無念爾祖勿謂曷傷一抔之土豆觴是潔蘋蘩必羞
神之聽之萬福來求喬木之村可以觀德庶勗將來其儀不
忒匪剗胡啟非繼胡長更千百葉視此銘章

斗瞻王公暨配張安人墓銘

進士單惺撰

幼學壯行大儒之志濟世安民王國之禎宣義問于八荒升
聲聞于九重合天地而交泰勒金石以永貞

銘載康熙志而無年月亦有銘無序殆皆仿邢志之例而
然爲列於此

邢烈婦李氏合葬墓表 清康熙三年中書舍人連佳胤撰

邢仲子名鑣歲進士碧萊翁子也生穎慧受書輒成誦稍長
善屬文碧萊翁寶愛之順治己亥夏六月以暴疾亡得年僅
十有五妻李氏庠生植之公女是爲烈婦烈婦生與仲子同
庚年十三歸仲子意相得然莊甚不以燕婉廢仲子業事碧
萊翁及姑魏孺人皆得其歡成婚甫二年仲子遂殞方仲子

之病也烈婦適在植之公所聞變遽奔赴足及門而仲子暝矣烈婦一痛遂絕左右扶救之踰夜乃蘇自是每號卽絕誓以死相從魏孺人解之曰吾夫婦老矣業失子詎堪更失婦若卽不忍亡者何遽忍吾夫婦且寧知亡者意不以父母遺若而若棄之耶烈婦曰諾稍就食然形已骨立矣久之仲子葬碧萊翁知烈婦志堅難以口舌爭密與植之公謀欲暫歸之母家時植之公病因遣烈婦歸寧歸數日植之公捐館喪稍聞烈婦卽以還邢氏爲言母路媪勉留之未果有乘間以他辭進者輒痛哭詬其人不已積久憤甚遂成疾母兄爲進藥却之曰吾求死不得也而更祈生爲卒不嘗疾篤請還邢氏益力碧萊翁聞之與魏孺人往迎烈婦欣然隨舅姑歸母

持之泣烈婦亦泣徐歎曰母勿復念兒兒身業許邢郎非母
有也既抵碧萊翁舍乃呼魏孺人至榻前曰此真吾母也語
諄諄不能了久之遂卒時年十有八後仲子之沒者三載蓋
康熙壬寅三月二十五日也後數月碧萊翁爲啟仲子窆祔
葬畢擇族人子久達爲之後又二年乃鑿石豎墓上而問言
於余余向聞烈婦事重其節欲爲之傳顧自以身非史氏又
言語文章不足取重於世故不果而今乃以碧萊翁之命而
執役於片石焉固所願也嗚呼生死之際大矣丈夫且不能
決況女子乎乃或者能捐生於一旦而未免隳志於移時何
則感激之節易成而從容之義難就也若烈婦歷久而意彌
堅可不謂尤難哉貞白之志皜然與日月爭光豈僅匹婦之

諒而已嗚呼是可風也

邑侯胡遜齋肇登民版記清康熙 年中書舍人連佳胤撰

司教先生晨坐於庠將進諸弟子而考業聞有歌於廡者曰

原隰兮昉昉微公之來疇與我均婦子兮嬉嬉微公之來疇

與我遺已又歌曰朝朝裹糧躋公之堂公堂如咫旋我鄉里

夕夕入門聽公之言公言如覩知我疾苦先生聆之聳然曰

此古風謠之遺也顧予未之前聞爰集弟子而問其故僉對

曰邑大夫胡公視事甫三月會例大比戶口公恪共厥事齋

戒越宿再拜而後啟籍布令寬減不疎不苛三旬而事竣閭

井懷德頌聲於是作焉先生問歌原隰者何曰田以出賦也

影射多則易淆田不必賦而賦不必田民何以堪公一覈而

吏無匿巧也民有原隰公實均之矣問歌婦子者何曰丁以任徭也增飾繁則滋累丁無不徭而徭不皆丁民何以堪公一覈而戶無溢額也民有婦子公實遺之矣問歌裹糧歌入門者何曰版登民數上下相親也下待澤而上弗聞下重累而上弗省奚審之與有惟公集眾以朝而訖事惟夕民依在心仁言在口登公堂聽公言靡弗欣喜也喜斯感感斯歌矣先生曰諒矣古風謠之遺也然猶未盡竊見數月以來士安其業民安其堵虎伏者戢鼠竊者遁善政班班不可殫述審編其一事耳氓也樸士也文道揚盛美俾嘉德休閒被諸管絃諸生責也僉對曰諾微夫子之命固願有請矣於是拱揖就席匡坐鼓瑟依永而歌之曰靄靄者雲出澗蒸爲

化雨草木以滋豈弟君子士之宗師霽霽者雲來滹之浹沛
爲甘霖苑枯咸喜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霽霽者雲在微之側
奮爲疾霆幽隱以得豈弟君子正是四國歌竟先生蹶然喜
喟然歎曰美哉是歌也非甚盛德何以當此然先師有言言
之不文行之不遠司馬公亦云辭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
盍取諸歌就邑之君子而衷諸爰率諸弟子來告於余余惟
前之歌近於風後之歌近於雅風雅之音余何能知然聞之
者者太史陳詩以觀風凡民俗之貞淫政理之得失咸取以
貢之於朝今使此歌得以上聞鼓吹休明與有助焉余不佞
職在內史穆如之頌有志焉而未逮敢因諸君子所稱綴屬
其辭以質於公用俟夫採風者

佟邑侯皇華館賑饑碑記 清康熙 年給事中周根邵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察民之疾苦而匡其乏困繫司牧是賴自吏道多端上下相遁以刻爲能簿書期會之間論報不暇何暇取秦越人之肥瘠而噢咻之甚者陽修故事而倚法以削毋乃使人謂子實生我而媵我以生乎然則言荒政於今日無論矯詔發倉聞之咋舌卽移民移粟久已空谷足音矣乃今得之邑侯佟公公三韓世胄以癸酉夏來尹南邑頻年以來驕陽爲虐風霾晝晦沙流有聲米價如珠比戶菜色延及乙丑春磬懸彌甚輾轉流離之狀有堪入鄭監之圖而隕春陵之泣者公目擊民艱恫瘝乃身計惟有申文諸臺酌量緩征又念西江之水不足救涸轍之鮒目前急務莫如勸賑

於是上自紳佩下逮素封不憚式廬造請爲饑民請一旦之命發言懇惻出於至誠且捐俸先之仁風所感宇下喁喁大者車牛小者肩擔鼓舞樂輸雲集響臻乃進鄉三老而命之察其尤貧者注於冊勿抑勒勿詭冒勿濫及游惰少年東西南北區爲四路按日分調齊集皇華館呼名授票執票而入易米而出奸吏猾胥不得乘機中飽三十里以內人給一升五日而復週三十里以外倍其升再週而後復是役也始於二月十五日終於三月二十五日捐米千有餘石全活數萬人公晨而視事戴星而未息日與鳩形鵠面之人相爲酬對無倦容無傲色愚夫愚婦虛而往實而歸沐浴膏澤咏歌勤苦載道口碑歡聲雷動也余因是而知荒政之可爲也從來

救荒無善策蓋積貯不素難作巧婦之炊勸貸無方祇同因公之擾況地有遠近人有老幼強弱聚之則喧奪散之則壅蔽措置一乖弊端百出故救荒之政自古難之今公一言勸賑人人慕義又酌量道里設法給散俾粟無漏卮人霑實惠此亦荒政之最善者矣凡膺民社者倘聞公之風而興起焉各擇便宜隨方修救嗷嗷哀鴻庶有鳩乎因伐石記之以告天下之司牧者佟公諱國琳字琅園奉天府人今地官尙書郎孚六佟公之子前郡太守陞大方伯壽民公之猶子也

先農壇廟碑

清康熙五年知縣潘旂撰

皇上軫念民依宵衣旰食四海九州之廣億兆之眾閒有被水旱之災一夫不得其所者若已饑之雍正四年命天下督

撫暨府州縣衛所守土之官咸舉耕藉之禮自明年始於東郊爲藉設先農之壇建廟作主每歲仲春亥日之吉各率僚屬耆老農夫恭祭先農畢九推耕之農夫終畝屆秋登所入以供祭祀之粢盛蓋所爲成民而致力於神者周且至矣旂以雍正五年秋八月來蒞南邑其前令郭潔旣承檄當建廟而適有他事去官未及興作旂至行郊買民田一區規之爲藉藉之後爲壇壇之後爲廟廟堂三楹廊左右各一楹門垣周整丹堊鮮潤籩豆簠簋犁鋤耒耜備具如式一切需用皆給自大司農經費無病斯民無累有司旣擇日奉主登座僚佐咸集毗庶聚觀懽呼忭舞萬夫同聲相戒毋習游惰毋好飲博毋爲攘竊毋尙爭訟務本力耕急公奉上修其孝悌樂

善不怠以祈神休以對揚天子之景命於戲南亭風俗敦樸
素稱易治有司宣布德意而身督率之民之從化也宜不旋
踵矣爰書於繫牲之石以驗來者且作侑神之曲俟祭之日
令諸生歌以薦之歌曰斲木兮採之播嘉種兮乘時億萬年
兮粒食微神功兮奚施擊豕兮封羊炊黍稷兮奠酒漿雲霧
隱隱兮青郊神之格兮洋洋洋洋兮在上蕃多稼兮有相神
醉飽兮依南宮天子聖兮呼吸通願暘雨兮無違疇我民兮
舍穡以嬉神翺游兮帝畿有司將事兮無怠於茲

邑侯彭公殉難碑記

清康熙

年大學士魏裔介撰

彭公諱士宏號仁寰錦州人以癸酉舉人於崇禎十五年授
南宮縣輕刑罰革火耗平獄訟禮紳衿一以廉靜爲政甲申

三月流寇由順廣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誓以死守有諷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卽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爲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恤尙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言從之守城旣而賊至城破僞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吾將攜以還朝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官苟降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卽殺耳誰請耶殺之白氣上昇首懸城南門經月面鬚如生刃者驚曰吾夜夢公爲城隍神矣赴廟焚香懺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並貸百姓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卽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

曰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名可恆可豫於康熙五年丙午
皆中雲南鄉試忠烈之報於茲不爽云

胡景銓曰古不云乎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余謂不然
凡忠孝節義皆由性生卽時世承平其一種正大之氣必
有耿然不可揜者惟平日有定力所以臨事無二念也今
觀彭公慨慨赴難國爾忘家其志節洵與日月爭光矣又
聞述公軼事者曰彭公死節後僞官亦不勝嘆息云吾自
起兵來止有陝西兵備黃綱被執不屈投井而死至此數
千里又見此剛節之人誠爲難得及問黃綱爲誰則曰往
時爲南宮令者黃以陞任去地異而死節不異後先若符
豈非兩公之性有同然哉嗚呼是當與彭公並祠於茲土

為後人之風厲起懦立廉不誠然哉志將成邑之紳衿父老請祀黃公於名宦亦表忠意也

白恭人墓表

清康熙十一年御史于嗣登撰

白恭人者南亭孝廉公冲寰女大廉憲李公元配也恭人自十四齡歸李公端莊聰穎能識書史尤善書事翁姑以孝待妯娌以禮相夫君以敬戒無違其馭下也寬而不縱惠而不苛內外親族莫不贊其有齊眉之風焉太翁冏卿公歿李公年方廿二恭人亦甫廿齡益醇謹慈惠井井持家政闔以內鹽米瑣屑不以煩李公事太安人躬自操作具飲食雖蔬食布衣澹如也每夜李公篝燈讀書恭人身親紡紝勉夫君以繩父業為先務丙子李公領鄉薦丁丑聯捷進士皆恭人相

規戒共勤苦所致也戊寅授行人壬午典試滇南臨行祝天
恭人曰君爲國慎選士吾爲君謹治家君無以內顧爲憂也
事竣報命居京邸無何罹甲申之變李公病且危恭人親視
藥餌多方調護扶夫君以歸迨皇清定鼎李公屢膺薦舉仍
補行人尋擢禮曹丙戌分校會闈所取皆知名士時雲南初
定當事以李公才幹優長推少參整飭其地甫二載值臨鞏
猗變遂陞副憲備兵洮岷李公兩任邊陲勲崇屏翰者實恭
人內助賢勞雞鳴警旦力也會覃恩榮受誥封爲恭人甲午
李公轉大參督理秦省糧務當軍興旁午晝夜督餉恭人亦
宵旦佐勞夜分乃寐乙未陞晉臬積案三百餘廉憲公晨夕
繙閱每至讞決疑難之際憂形於色恭人曰君無過爲焦勞

惟以種德好生爲心可也不朞月平反百有餘案撫按一一據題下部核議並無駁議因而積勞成病致政歸里囊橐蕭然恭人曰夫君兩世清操食貧固所願也林居十有七載恭人內而課紡織外而督稼穡手口拮据不以言勞諸子女親屬每勸其休息養和而恭人安之如故蓋性習于勤故也辛亥七月病篤語其子若女曰吾相夫君五十四年持齋三十餘載夫君家貧吾未嘗知其貧及祿仕吾亦未嘗忘其貧吾生可無憾死可以瞑目矣歿之夕廉憲公悲不自勝夫貧而相守貴而相從患難與共疾病相扶忽焉棄捐則且奈何兩世兄亦哀毀踰禮吁嗟恭人跡其生平孝敬儉勤旣服葛覃之化而寬裕慈惠又嫻內則之軌允足以嗣前徽而昭來茲

也已享年六十有七廉憲公卜兆於李家莊之南遂以壬子
年七月襄事子二贊元燮元俱廩生余出於李夫子之門稔
知恭人賢淑敘次其事略表於墓壽之貞珉以垂不朽

重修興福寺藏經樓碑記 清康熙十五年知縣胡景銓撰

文左春坊中允杜鎮篆額吏部郎中宋文運書丹

古聖人以言教天下則有經經正則民興雅化浹洽風俗醇
古治臻茂隆太平之象也故曰經者常道也民日由之無有
悖極要使斯民皆知爲善不爲惡則已矣其後乾竺貝葉來
自流砂爰有佛書闡茲三昧其爲書也雖與聖人之書異而
亦名以經其薙髮離俗爲教雖殊而其欲人爲善不爲惡之
意固未嘗不同也其善惡果報之說能使愚夫愚婦教以義

而莫從者皆擎拳拱手信受奉行以希一旦之福而精其旨者至能空諸所有不愛髮膚肢體緣覺都捐湛然自得故賢知亦有取焉嗚呼自夫人以不知爲善而趨于惡也不識所有之爲空而相爭于夢幻也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思利其身各欲封其有其始爭之於細微而後遂漸流爲不可救電光石火轉瞬已消身敗名污厯劫莫浣使其人苟知此身之爲幻而所有之不常必將憫然悲油然而起其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必且冀遇合之爲幸而思報恩協義之不蚤也又奚暇私而爭爭而陷于惡哉余以康熙辛亥歲來知南宮邑有興福寺厯數百年日漸頽毀僧會明範爰請募化重修鳩工癸酉之秋落成甲寅之夏延僧德玉建樓

閱藏金碧輝煌佛祖莊嚴苾芻日集邑之民莫不歡喜趨蹌
共勦其盛夫斯民也沐浴乎聖君賢相之裁成涵濡乎撫司
大臣之教育而余得行其勸善懲惡之心欲使一邑之民共
登太平之域卽藏經樓之建非徒闡明佛教又所以補余勸
懲之不逮也僧請誌諸石以示後來思垂永久余故道佛之
爲經其欲人爲善不爲惡之意與聖經差同而受土治民者
于斯有不可廢也已

邑人齊之璠倣唐人雙鉤臨摹勒石

水月庵重修記清康熙十七年吏部文選司郎中宋文運撰
文舉人楊含素書丹

作廟後世之不得已也天生蒸民厥有恆性上古之民不教

而善中古之民漸口口民或爲不善爲不善而又或免於法
遂謂王章不靈無復畏憚於是不得已而作廟口口口口上
質之在旁以懼夫爲不善者使有所畏憚而不敢肆豈若世
俗所云爲求福免禍口口國朝重學校修律例教化大行固
無藉乎廟而作廟者之初心亦未可沒也城西北隅口口水
月庵莊嚴清淨創建於萬曆四十七年郭復中等歲久漸圯
諸君子共謀重修鞏固口口口口費不論多寡均勒姓名同
善也廟舊無碣多方訪求始得創建之人揚善也亦欲使口
口口口矣夫成毀無常吾烏知此廟之不再圯又烏知復有
人重修與否惟願此廟存里之君口口口口因敬則生悟作善
之心油然而興卽此廟不能常存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口口口口口此心則廟之成毀固可一視也而又何計乎異日是爲記

翰林院侍讀子靜杜君墓誌銘 清康熙二十六年戶部尙

書梁清標撰文總裁陳廷敬篆額翰林廡杜納書丹

嗚呼吾友子靜竟歿矣去歲之冬尙寓書於余謂今年決計北來私喜握手有日斯時固無恙也而何以遽歿耶嗟乎子靜君天下士也憶君少時爲高材生文譽藉甚郡守范公葺書院拔諸邑之尤者讀書其中君與相國魏公司空傅公及余兄弟皆在選中一日見君被服都雅神氣奕奕與諸生拱揖眾咸屬目余於是始識君相與定交及今四十餘年如一日君長余三歲與余兄雪巖同鄉舉每兄事之今已矣其兩

弟鎡錦手所爲狀來請銘余安忍遜辭乎君諱鎮子靜其字
先世由山西洪洞遷畿內居南宮之孝昌村世安耕鑿至于
磐公國漸始以經術顯起家元城訓導陞陝西澄城知縣著
有聲績生德珩公珥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爲德珩公長子
生而穎異眉目開朗警欬如洪鐘澄城公奇之撫其頂曰是
兒必振吾家童時日誦數百言皆上口驚其儕輩澄城公攜
之任誦讀之暇輒告以蒞官臨民之要君識之不忘澄城公
旣歸日課諸孫擇師取友以道義文章相鏃礪篝燈熒熒寒
暑罔間於是君業大進以儒士入闈不利益發憤爲文己卯
遂登賢書出秋岳曹公之門年纔逾弱冠人艷稱之數上公
車不售乃多讀古人書留意世務爲有用之學交游漸廣兼

搜博綜不徒爲章句之儒矣甲申之變寇盜蜂屯鄰邑淪陷
人心洶洶君投袂而起首倡大義集闔縣士民盟於神慷慨
激發眾咸聽命倉卒修戰具固城守賊薄城下賴有備不能
克又時出不意簡精卒大創之賊咋舌遁去當烏驚獸駭之
時孤城屹然獨完乃益服其持危定變具有方略非區區一
書生僥倖嘗試者也君爲孝廉久一時賢豪長者聞風嚮慕
皆願暱就君與之輸情愫投縞紵至戊戌始成進士當爲令
得山左之陽信是邑最疲而瘠賦役繁重積逋至一萬四千
餘金前令羈留不能去者尙數人君至極意清釐在民者亟
請豁除在官者破產代補十七年之夙欠結於一旦前羈留
者乃得歸發奸摘伏咸咤以爲神爬搔利病如營其家不數

月邑以大治省民間十萬餘金而君之產因以減矣山左故多盜又苦僕區之法自是盜賊不敢入境閭閻無匿逃株連之患他人所束手者君處之裕如咄嗟立辦上官競相引重他令莫及也未滿俸尋擢中書科中書舍人邑父老遮道挽留不可得乃建祠祀之癸卯主四川鄉試榜發蜀人服其公慎是歲各省闈磨勘多挂吏議獨蜀牘無間言君聞望日隆考滿列之高等高陽相國於門人中最愛君號入室弟子薦紳先生聞君至爭爲倒屣故事中書官應考選省臺坐陟清要乃至是忽更爲部郎改校丁未止平進刑部湖廣司主事纂修大清律較勘精詳堂官倚之如左右手無何開館博徵鴻儒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君以夙望與焉書成授翰林院編

修時以爲榮然君侗儻負幹才多智略每思膺事任以稍試其經濟而從容翔步廻旋磬折爲文學侍從之臣非其素志也君艱於舉子生一子端慧髫齡如成人已而病殤君以是意念灰冷無復功名之想癸丑請假歸丙辰起補中允旋陞侍講晉侍讀鬱鬱不自得無何復移疾去愾然日知止不殆漢二疏何人哉於是修家廟蒔花木徜徉其間將終老焉君生平儉於自奉豐於待人後房無紈綺珠璣之飾而治具邀賓流連譚讌性又善飲能竟夕不亂徵歌顧曲雜以滑稽酒闌燈灺興致益豪以故賓筵客座非君不懽而余即舍與君望衡接宇晨夕過從抵掌笑言往往漏盡不休論及當世之務袞袞如珠之貫而泉之湧也嗟乎以君之才左宜右有可

以斷決大計弘濟艱難而不能爲國家當一面雖致身青雲不究其用此可爲太息者也君旣不得志而歸乃孜孜爲德於鄉乙卯歲蓮妖煽亂陷新河迫脅居民乘城以鬪官軍攻克之掠婦女以千計實皆良民也君賣宅得五百金持詣軍前多贖歸閉之公所聽其家人認領完聚皆羅拜以去察勘隱地令下當事者謀按畝虛增而以墾荒邀功君曰此百世之累也因力陳其害乃止其爲民請命無所鯁避類如此至於事親盡孝篤於友于財產悉讓同氣交友重然諾尙信義人或有急傾身赴之如恐不及值歲屢凶發倉賑饑又多方勸富室捐賑散米千餘石每冬施粥先後五年計亦千餘石所活甚眾蓋排難解紛輕財好施天性然也平居健飯無疾

病除夕前饋問親知如平時正月初五日始覺煩懣明日端坐而逝吁亦異矣君晚好導引之術其去來炯炯有如蛻化殆深有得於中者乎君以天命丁巳三月十五日生康熙甲子正月初六日卒年六十八元配韓氏太學生韓公女長齋奉佛有逮下之德累封恭人繼配楊氏丙午進士楊公孫女子一泚早天女一適庠生張鵬翼孫一棐邑庠生聘乙丑進士御史賈公會孫女以康熙廿六年二月廿三日葬於孝昌村側嗚呼君與余交如手足吉凶同患氣分尤深君既歿余復何賴哉雖然君年未登耄耋而其可傳於後世者自在以視世之貴盛壽考而無德可稱述與草木同腐朽者當何如也必有能辨之者矣隕涕而爲之銘曰猗歟我友內行淳美

世之畸人家之孝子早蜚英聲晚登膺仕金閨翱翔簾閣緯
几友朋飲醇公卿倒屣所患不遂彝猶閭里謀人必忠守官
知止蹈義履仁克終克始哲人云亡牀琴遽委勒此銘詞以
俟信史

周家莊牌斷案修隄碑記

清康熙二十八年給事中周根邵撰

縣西離城五六十里小周家莊等八村逼近漳河舊有水患
去歲丁卯七月鉅鹿縣之蘇家口隄決水自南來小周家莊
適當其衝孫光廷率領北數村人於小周家莊村北擋東西
隄一道遏水北流小周家莊廬舍坍塌極力爭持北村人劉
守福等捏詞誑告於于巡撫案下批縣查明申詳各予責懲

繳圖存查在案今歲戊辰夏秋間蘇家口隄復決北村仍築此隄小周家莊舍命相拒以是隄不得築劉守福於本年八月間又以平隄立淹數村持刀殺傷三命控告巡撫于批詳到府縣令蒙本府憲票躬親踏勘具詳云卑職恪遵憲委於十八日查勘南至鉅鹿界北至新河界遍觀形勢逐一細勘大河東岸護河古隄東至大周家莊約有八里俱係窪地而水不及居處焉孫家莊在河西岸下地勢稍高而水患亦少惟小周家莊南莊龐莊賈莊閻莊五村在窪中細閱隄岸一以爲喬知縣所築一以爲金鳳太監所築按小周家莊之東自正南鉅鹿漳河涯而北至新河閘板隄則有順水隄一道是喬知縣所築也鉅鹿地界正南而北約水貼隄西北流由

龐莊閻莊以洩之仍歸大河北流而五村各修護村隄於田
禾無傷損卽蘇家口隄決亦不過走水地少受損傷而護隄
內之田禾無患也人力勤者修護村隄而收其利惰者不修
護村隄而被其害何怨何尤此喬公所築之隄大公無私同
仁一視者也自金鳳太監於小周家莊之東北角築東西隄
一道以禦水患僅爲籽粒地計耳將喬知縣所修順水隄止
留南半截西折而爲橫隄順水北半截俱平其遺趾猶十之
一焉此橫隄爲小周家莊之大患原是閻宦之私心置民瘼
於罔顧縣乘不載蓋由此也禍因今歲蘇家口隄開水勢甚
大而龐莊南莊各修護村隄全無水患惟閻莊賈莊不修護
隄止率眾擋小周家莊村北之橫隄不使北流入河水積一

尺則培土一尺使小周家莊之房舍俱將浸塌四面汪洋父母妻子並無出路而劉守福各持鋤鋤立視其死小周家莊舍命放水而相與毆也俱由鄉總孫光廷主其謀約人擋水亦劉守福爲率領詞狀所以不息孫光廷一鄉之總練攢七村之錢財使告小周家莊人而劉守福水洗光棍借眾人之財而告不休之狀一日不告則一日無衣食矣卑職將孫光廷劉守福責懲以儆刁風細勘水形橫隄爲起訟之端原是闈宦私築今七村公議妥貼願將金築東西隄俱平仍修喬公所築順水隄入洪河口有水則同開洪河口隄水由大河北流七村仍各修護村隄卽水勢暴發而田禾亦無傷此可以垂永遠而絕訟端今將所繪形勢並各村公議認狀一並

粘連申送本府本府加看詳院批准在於七村公議應修隄處所勒石垂示永爲遵守據此見天下無難處之事惟在區畫得宜大中丞于老公祖爲國爲民以己溺己飢之心定永遠利賴之計道憲劉公祖保釐闔屬興利除害郡守馬公祖視民如子委縣踏看八村一視同仁不致偏苦縣令劉父母親視河干詳察隄岸經畫妥確同施德於吾邑吾民者眞無量也自茲八村之民生生世世歌功頌德必勒之石乃可以垂示永久予邑人也縣令劉父母以碑文屬予予不能文卽將捏詞之批駁始末原委敘之以實其事勒諸石

邑侯鄭公重修尊經閣碑記

清康熙二十九年副使張光笏撰

士之有學猶工之有肆也學中之有經籍猶肆中之有器具也雖有良匠徒手無以逞能雖有哲人師心何由起悟然則通經學古豈非爲士之本務而教士者所宜鼓舞而率先者乎南邑尊經閣其來尙矣方其剏建伊始四庫釐然諸生方領矩步往來肄業其間何必發二酉之藏居然見五車之富猗歟盛哉沿襲旣久斷簡殘編無有存者空餘敝閣搖搖敗瓦煙消朽壤塵積而已無惑乎士不悅學而佻達遺譏也大陵鄭大夫世德名家分符南邑下車以來以名教爲己任詢知羣書之散佚目覩高閣之傾頽毅然起而重修之倒橐而出俸金擇人而督匠石不勞一民之力坐觀不日之成物靡虛耗人無中飽軒翔旣踰於前堅完復加於舊工大而成速

費省而功多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議伐石紀事適余自關中旋里因問序於余余於是役知大夫造士之殷望士之切也南邑稱文獻舊邦名卿碩士接踵輩生邇來風氣不競老成凋謝繼起乏人甲乙榜落落晨星矣豈獨運數使然無亦士不知學而稽古之功少歟大夫銳意作新增修是閣寧第高其棟宇飾其丹雘以壯觀瞻云爾哉蓋將隱寓風旨令諸生以經術相砥礪雪從前固陋之恥而增邑乘文治之光也今有明月之珠不惜千金重費盛飾其櫝而藏之有賤丈夫焉艷其櫝之美也而忘其珠之寶也買其櫝而還其珠則難免於識者之揶揄矣夫經術之貴不啻明月之珠也閣則其櫝也諸生尙其顧名思義漱六藝之芳潤傾羣言之瀝液以

發爲文章而流爲事業出則雅稱名世處亦無愧通儒庶仰
副大人作人之盛心而不失重修斯閣之至意也乎余且拭目
樂觀其後矣大夫諱崑璜文水人壬戌進士翊其事者秉
鐸羅君諱珩分訓常君諱珍董其成者余猶子戊辰進士子
發也系之以詩曰聖有謨訓六經燦然江河行地日月當天
諸史百家表章經義好學深發人神智爰建高閣貯之覺
宮博士弟子肄業其中閣久而頽土木漶漫太原馬公美厥
輪奐又八十載遇鄭大夫廣立學宮重道崇儒前有召父後
有杜母俱以晉賢作斯文主大夫改作踵事增華層簷映日
隆棟棲霞高閣旣建綳縹肆集夏誦春絃鼓篋負笈大夫曰
士敬聽余言建學非艱懋學維艱士曰勗哉經經緯史敢復

怠荒遺大夫恥維昔作記有趙考功小子慕義敢附下風士務通經不殖將落高閣言言惟以勸學

侍御鄭公韋庵墓誌銘清康熙六十一年大理少卿孫勳撰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南宮鄭君韋庵吾師臨邑縣知縣簡侯先生之仲子也昔者辛酉鄉舉勳竊名第一實出先生門獲受業爲弟子君是時己以己未成進士官行人矣甲子余以會葬吾師始於喪次識君見君深墨之色孺子之泣歎語人曰今日人子乃亦有斯人哉其後余官檢討君爲御史同居京師尤相善也會君有疏論科場事請禁主司選家之改竄原文而遣歸太學諸生使不得試於京兆又言八旗號舍宜與漢人別當時羣言洶洶側目於君先是有可余稍譽其子

弟爲夤緣地者嗛余之拂其意也及是乃譁於眾以是疏出
余手使眾怨叢余於是余亦幾不免蓋君與余以是益以患
難之同無閒然焉及今且三十年每一迴思未嘗不宛然前
事憂畏讒譏相顧駭愕之情形一一在目也而君竟已矣君
豐貌嚴性有所不可百折不徇余亦以慇直不苟同世俗以
是俱爲時齟齬君之別余今十九年矣庚寅之秋君以入補
浙江參議道未行而罷時則余方在黔聞君之罷輒酌酒北
向賀君謂君眞神仙中人下視余輩碌碌一官何啻干仞之
鳳俯闕雀鷺者儔決起而搶榆枋也迄今曾幾何日月而君
竟已矣今君孤灑走數百里來都請余志君墓余聞君之卒
旬日矣寢門之階淚尙漬焉微余莫君知志君墓余固不得

拒也敘曰君諱惟孜字修來韋庵則號也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樂中徙南宮數傳至君祖汝寧教授公諱良士始以儒業起家父諱雍卽吾師也以丁未進士令臨邑大有善政仁聲翕然君年三十而舉於鄉考官長洲韓宗伯華亭王司農兩先生皆當時宗工也已未登第壬戌授行人癸亥居父憂己巳乃入補前官辛未擢御史壬申試俸江西道巡視中城癸酉以稱職實授有敬陳科場積弊疏又有續陳科場之弊疏廷議未之行也是年次子預舉於鄉甲戌復巡南城是年六月以母太孺人疾請急歸歸而太孺人疾愈乙亥還朝補江南道御史以霸州文安諸州縣逼處河干頻罹水患疏請所以善其隄防者詞甚切至多不備錄丙子監試鄉闈甫撤

棘而聞太孺人之訃君哀號欲絕自以父母二喪皆不與含殮爲深痛徒以一官故自是欲絕意仕進矣己卯補河南道是時科場人言紛籍君前所論皆驗庚辰又有頂冒行查之弊監生實屬厲階諸疏益以甚時忌而君毅然終己弗顧也辛巳九月以例外轉庚寅遂歸居隰圃蒔花藝蔬時課子弟爲娛以終老焉辛卯長子灝亦舉順天鄉試諸從子及孫輩舉於鄉者多有皆君教也君三入臺班疏凡十餘上多關時事之大者而論科場尤切於眾怒無所避卒以是不竟其用可惜也然君之正氣直節天下莫不聞其必傳久遠不疑君之所得亦已多矣君生以順治丙戌二月十七日卒以康熙庚子六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五可以爲壽矣今將以壬寅

三月二十八日於師家莊祖塋之次啟宋孺人之穴而合葬焉宋孺人前壬午舉人諱一韓公女也子三灝壬午副榜辛卯舉人預癸酉舉人頽邑廩生孫四人餘慶府庠生卒衍慶邑庠生灝子也宏慶辛卯舉人預子也榮慶頽子也孫女四人婿爲王又曾劉文敘王世愷一未字者皆灝女也曾孫五人嶠岳崙嶧嶷曾孫女二人自灝以下諸子若孫曾所娶聘皆名家女也可以爲子孫眾多旣賢且才矣頽又嘗執經余門也

銘曰賢父有作佳兒善述惟君樹立又殊流俗君子獲心小人側自古在昔先民可續平生風義長言未足銘示來者於筆無辱

清釐彭公祠田記

清雍正七年知縣潘旂撰

彭公諱士宏錦州人也明之季年流寇擾亂蔓延畿輔駸駸逼都城矣公時知南宮縣賊攻城城破被執不屈死之語具大學士柏鄉魏公所作記中邑之人葬公於城南而立祠以祀焉祠故有地若干畝其緣起不可得而詳也或曰公子某爲山東陽信令因祠墓故捐貲囑南宮僧買地爲香火計其後地多爲嗣僧所侵賣祠亦漸頽敝門垣弗固旂初至晉謁肅然敬悄然傷之廼爲清釐其地歸於祠每歲收所入以葺祠宇以奉祭祀而申其侵漁乾沒之令且禁祠側居民之溷擾於祠者侵軼其墓地者毀傷其樹木者旣又恐其久而怠且玩也書其地之數刻之石如左後之君子官茲土者拜公

之祠想見公之義烈其能忽然置之而略不措意於茲也

重修儒學大成殿碑記 清乾隆初年知縣山陰王霖撰

學宮之制不一而惟大成殿爲獨尊蓋自春秋釋奠諸生以時習禮其中非豐麗博敞不足以肅觀瞻駿奔走故卽下都小邑凡有學宮無不輪奐其制者也南宮縣遷於明成化戊戌而文廟從焉規撫最爲宏壯乾隆歲己未余筮仕茲土率以朔望謁廟見其殿宇漸斂卽有志修葺因循未暇至今歲而寢寢有崩折之患於是謀諸共事諸公量捐月俸加以紳素之伙助度工計庸取材陶甃命諸生陳子子鑑等董其役益甌厥之缺者易棟柱之壞者窗牖聿新丹雘重煥其殿址猶昔而崇閎修拱危垣文陛霞駮雲蔚煒煒煌煌則有加焉

工始於夏四月落成於秋七月凡爲費若干庶余數年來輓
轡於心者乃今而得稍安矣陳子請爲記以勒諸石余惟學
校興廢爲政大端卽盡舉而恢廓之亦吾分內事况僅一正
殿而不爲之輪奐其制乎然紀其工役俾將來知歲月之久
暫而以時修整焉則又烏可以無記哉至齋堂之崇庠廊廡
之參差櫺星之疎密尙無事於更新踵而葺之并以俟後之
君子

東陽書院碑記 清乾隆十一年真定府知府張志奇撰

國運之昌在人材人材之興由教育我朝養士百年人材之
盛駕美成周聖天子重道崇儒甄陶雅化尤無遠弗届凡有
司牧之責者罔不思造就人材爲國家儲有用之器以稍圖

報稱也南宮爲冀州首邑夙稱羣材淵藪颺起連茹著聲宇
內邑令衷君來蒞茲土留心政務特憫近年科甲浸以寥寥
也毅然以振興文教爲急務每集諸生考課必親至明倫堂
論文講道多所啟發且以肄業無專地則觀摩不切而鼓舞
不生遂度地於文廟之東得察院遺基捐貲首倡宴集紳士
爲建立書院之謀羣情踴躍不旬月而醵金累千經始於辛
未九月以明年六月落成其地廣袤一畝餘中建講堂五間
其兩旁爲厨房堂之前爲文昌祠祠之東西各建書舍十三
間隔以短垣其外爲聚奎門門之外爲大門牌樓屹立顏曰
東陽書院講堂之後餘地以待增建書舍院之西隙地爲射
圃規制宏敞黝堊焜煌牕明室靜佈置井然一時造其門者

詫爲畿輔巨觀且以爲猶喬木之有鄧林美玉之有元圃也
襄其事縣佐盧君國泰廣文譚君國桂及邑紳士齊瑀等十
數人至於程方定式鳩工庀材一木一石靡不自衷君苦心
經營而出者也今癸酉之春來學者數十人山長脩脯不惜
解囊備物又以學無常資慮不克久也廉訪舊有學田勾稽
隱佔得地頃數十畝後查學院按院原地十頃餘向以租給
廩生貧士而爲次貧士領種虛糜餘息者俟其自退命民佃
之藉餘息以佐脩脯膏火載明冊籍立定章程擇端方士綜
理之今雖小補而漸挹漸注爲後賴者周矣夫勤而能成創
而思久以學之利利學以士之資資士取之而不怨用之而
不窮是亦足以規經濟矣余厯官數任於造士一道素所究

南宮縣志 卷二十四
三
心願寅僚之共斯意也客秋因公來南周視院宇暢然者久之今擢守宣化解牧任邑之紳士相率羅拜請記於余因述其事而爲之記衷君名炳修字純一戊辰進士閩之武夷人抑余聞武夷水有九曲山有三十六峰考亭朱子築精舍其中闡揚教化衷君殆鍾三三六六之秀而私淑考亭之遺風以爲吏治歟行當卓薦超擢俾薪樞棫樸不獨在一邑也後之學者登此堂坐此席食其德被其風其亦思爭自磨礪成有用之器以無負良工心苦當必有祥麟威鳳之奇出應昌運者豈特梯榮科第已哉

重修南宮子祠記 清乾隆三十年知縣無錫顧朝泰撰

治世以法不如治世以道唐宋後自京達郡縣莫不有孔子

廟所以端化源者尙矣至配享從祀諸賢惟十哲例於其地有專祠然考七十子所處之方苟其邑後人仰止高山得詳請立專祠此亦祭川先河意也夫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斯民可與爲善之機卽於是乎在况謹言慎行遺教實有裨於風俗而可聽其遺祠之就廢乎哉南宮舊有邑先賢南宮子祠創於前明邑令邢公修於國朝邑太史杜公按二公碑誌一謂南宮氏曾居此邑一謂並未居此夫南邑密邇魯封古人流寓無常邢志謂避三桓居此說非無據且聖門有兩宮氏明夏洪基本朝竹垞太史辨之也詳必箋之綜覈杜碑未之及也余謂可勿深考惟論其遺教之足勸懲而已祠自杜公修後迄今百有餘年傾圮已甚余初下車未忍勤民爰題治

前鑑遠樓額曰詩禮名邦以志嚆矢繼修衙署建養濟院皆
不以煩民今歲正月始捐俸偕同城諸君倡邑紳士人等重
建斯祠爲堂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一楹計費不下七百餘
金越三月而事竣其亦斯邑崇賢樂善之徵矣抑余更有規
焉夫景先賢而不返之身心如游珠林不得其實今幸斯祠
之克成也凡我農庶工賈往來祠下者仰思謹言之訓卽不
敢摘人瑕疵與人詬誶何至足涉訟庭乎緬惟謹行之規卽
不敢耽於酗酒肆於侵陵何至身罹法網乎不甯惟是學士
大夫拜於祠而思磨玷去瑕束躬名教將華國文章圭璋聞
望胥由此裕之祠之建庶不爲虛矣不然勸懲之益何哉方
今聖天子治道浹於海宇南宮邑隸冀州爲三輔地觀化伊

邇余固日望斯邑之化於善因敬成斯祠以立言之準若夫由賢希聖俾由南宮氏而溯孔氏之道亦學者分內事也請俟後之君子至邑紳士捐建名姓詳列碑陰亦以垂勸焉重修南宮廟學記 清乾隆四十四年知縣德清沈麟昌撰乾隆乙未冬麟昌奉檄知南宮縣事甫下車卽展謁至聖先師廟見夫規制軒敞柏蔭鬱蒼允足以肅駿奔而嚴對越也顧殿廡門垣傾圯漫漶意者修之不以時而風雨剝蝕之所由來與退而稽諸邑乘以洎碑刻遺文自成化遷邑建廟迄於今越三百年矣修之者凡六而其最近者則乾隆三十一年襄陽舒君鴻儒也甫十年胡爲頽敗至此耶誠宰斯土者之急務矣特以鞅掌馳驅未遑將事越明年丁酉始捐俸爲

倡邑之薦紳咸輸將恐後爰請於大吏卜日興工經始於九月初一日越明年九月初三日乙丑落成規制仍舊而氣象一新己巳穀旦偕司鐸霍君純熙張君瑞徵暨邑紳士行釋菜禮畢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古者廟與學分商周以前之學制無論矣漢以後文教蒸被之區皆有廟而有廟者不盡有學至史傳立學者西漢之文翁東漢之李忠寇恂諸人沿及晉魏隋唐皆詳於郡州而縣學無述焉廟學之合其自宋始乎宋史載龔鼎臣知漢州請於朝建廟學仁宗時王隨知通州徙孔子廟起學舍學附於廟於此可見陳襄知河陽縣王獵爲林慮令宗澤調龍游令皆建庠序設師儒而縣之有學乃見於史元世祖至元時乃特命雲南諸路皆置學以祀先

聖是立廟於學之明證也明洪武二年有天下府州縣皆立學之詔我朝定鼎以來廟與學益大備矣然則廟與學合則俎豆之地卽絃誦之地茲之新斯廟也凡以勗學也諸生幸生右文之世沐聖天子教育之恩瞻榱桷而興思當如何循習乎禮樂之容講明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厲乎廉讓修於身行於家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仰答我皇上作養人才之至意則麟昌新廟於學之厚望也歟爰書而記於石
增設東陽書院膏火碑記

清乾隆四十九年知縣德清沈赤然撰

冀州之屬邑五惟南宮有東陽書院前邑侯衷公炳修之所建也嗣新於夏公元凱堂宇宏邃垣牆周繚稱絃誦地云癸

卯冬余始蒞此見諸生就課寥寥詢其故以無膏火對方政事旁午未及卽籌今年春乃商之闔邑紳士頗有樂從者數月間共捐銀六百餘兩除購書籍及鐫碑石外盡以其餘寄典庫權子母足供生童十數人以完前賢之闕奮後進之心誠盛舉也不可不壽諸石若夫踵而增之蒸陶益廣其在後之君子歟

重修奎星樓碑記 清乾隆五十九年知縣祁陽陳及祖撰
皇上御治五十有九年予奉命來尹茲邑旣下車釋奠先師翼日循視城垣見有閣翼然臨於西北際者詢之則邑人所祀奎星也閣初建城南前令姚君用形家言移於此邑之文風滋益盛歲久就圯廣文朱有慶史贊禮少府席絢謀諸邑

人新之既歲事請余碑以紀歲月予惟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古無祀奎者世奉文昌並奎列象學宮或謂之魁星非禮也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宮六星曰上將次將貴神司命司中司祿六星合而成一宮宮也者義取諸宮室而已夫六星各有所主而司命特居其一彼道家者流乃謂文昌司文人之命強梓童神爲化身祀爲文昌亦已悖矣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并魁而祀之不知魁兼北斗樞璇璣權之四星所主不同魁之爲言首也斗有首有杓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魁固非一星之名也象其字形列諸祀典於義何據然卽易魁爲奎亦非是史記云奎曰封豕爲溝瀆正義曰奎天之武庫一曰天豕武庫之所主在兵於文

明又何與嗚呼此甯人顧氏歎世俗廟祀爲不經而前明宏

治間禮部尙書周洪謨等會議並謂文昌六星之祀宜勅罷

免歟然吾謂以奎主文章者亦自有說宋乾德五年三月五

星聚奎竇儼豫占知之歎爲文明之兆其後林靈素以蘇軾

爲奎宿而蘇氏文字之禁得稍弛故宋人往往形諸詩篇或

以奎章名閣或以瀛奎名書非無謂也方今文教休明我皇

上以治統兼道統臨雍講學化成天下薄海內外罔不從風

以茲邑地隸畿輔都人士羣然振興於文教乃如此然則奎

之祀雖非古吾第徇邑人之請亦正可占文運之昌明所謂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意在斯乎故爲疏祀典之義且系以

辭曰斗首曰魁奎爲溝瀆低回剝流閭閻肅肅二而一之遂

淆而復像奎不能以魁爲名手操不律事我右肱鬼奮其足
斗起而騰天葩芬吐圖書秘府東壁之垣昭回玉宇炯炯珠
連五星以聚崇祭星辰典著禮經以文爲瑞甯有畦町有舉
莫廢曰視此銘

誥贈奉政大夫王公暨配李太宜人墓誌銘

清乾隆五十九年大學士紀昀撰

乾隆壬子畿南四郡麥不登皇上軫念災黎旣發帑金八十
萬倉穀七十萬命有司溥賑復慮就食京師者或窘生計詔
五城分設賑廠十又於城外增設飯廠五各以御史董其事
諸御史仰體聖心罔不實力經理而王君秀巖分司廣寧門
外之大井路當衝衢流民絡繹尤擘畫盡心余時爲左都御

史職司稽察初以爲秀巖籍隸南宮情篤桑梓耳旣而知秀巖太夫人在堂秀巖每閱數日輒於薄暮事竣後疾歸省且謀甘旨太夫人見輒怒訶曰民轉徙如是聖天子憂民又如汝苟夙夜勤勞使均霑實惠我雖日不再食亦甘心僕僕來往何爲秀巖自是不敢返余在臺中每與同官談及皆咨嗟太息以爲有古賢母風後又聞太夫人之賢尙不僅此蓋太夫人歸贈公時年十九贈公性穎異數歲卽能解聲偶出口成句皆合詩格父母以遠大期之贈公亦刻自攻苦寒暑無間乃才高運蹇不能博一衿益發憤下帷漸致瘵疾竟賚志以沒太夫人年僅二十六初贈公家計本薄太夫人恐以治生妨誦讀躬率家人拮据操作旣而終歲會計所入終不

敵所出乃散遣婢媪以一身嬰荼苦併田租之事亦躬自檢
察使奸佃無侵漁始粗自給及贈公沒遺孤長者七歲幼者
甫週年太夫人上事老親下撫諸子殆晝夜無寧晷然篤於
骨肉無婦女錙銖計較之私贈公有姊適李氏貧而早寡太
夫人迎與姑同居服食皆使與姑等以慰姑心卒能完節受
旌表又有次姊亦適李氏早歿遺一女孤苦無依太夫人撫
如己出長爲擇壻厚其奩具而嫁之論者以爲人情所難信
哉其難也太夫人幼卽知書經史皆能通大義念贈公績學
不遇冀諸子成其志督課頗嚴童穉時卽口授句讀不假外
傳遇故實可資勸懲者必反覆申明俾知法戒或不率教卽
涕泣而道之所業有進則啖以果餌且縷述於姑前冀得欣

慰故諸子皆克自樹立各有所成而太夫人之心力則已殫矣戊戌秀巖以拔貢生廷試高等授刑部七品官太夫人以姑年老留家侍養庚子姑病卒秀巖遣迎太夫人太夫人以書責曰豈有姑服未除遽離喪次就子之養者耶人尤服其知禮焉甲寅春太夫人以疾卒秀巖將奉柩合葬於先塋以余同鄉且同官乞銘於余余謂贈公之才學足以掇科第而偃蹇名場終無所就太夫人之節孝當膺旌典而已受封典格於成例不得請孝子之心皆未免有所歉也然著籍博士弟子而沒世無稱者天下不知幾萬億贈公雖不遇而公論終存至今爲人所悼惜足以自傳至旌典之設表節孝也太夫人之節孝旣已彰彰耳目亦足以自傳然則潛德幽光久

鬱已發秀巖復何所憾哉其亦勉自樹立使論者追溯淵源
益顯贈公太宜人之德而已矣贈公諱晟業字惠宏冀州南
宮人生於雍正五年六月初八日未時卒於乾隆十八年九
月初五日申時年二十有七以次子貴贈奉政大夫刑部安
徽司員外郎太宜人亦南宮人生於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九
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初九日戌時年七十亦以
子受封子三長堯晉廩膳生次卽秀巖名堯恆己亥舉人官
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次堯典廩膳生孫四會文廣文
勳文錫命銘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有志終成今信斯言
既有是母必有是子身教者從今亦信斯理鬱鬱佳城我爲
勒銘銘無愧詞我得於鄉評

重修大風亭記

清嘉慶二年知縣武進丁履端撰

南宮縣城西二里許有亭名大風爲漢世祖對竈燎衣及明成祖濟南退兵之所地卑而基高規畫宏敞爲邑中十景之冠漫水衝陷基趾墮壞亭圯碑斷蕩焉無存惟關帝廟未全毀而神像剝落風霜侵之不知幾何年矣丁巳歲履端來尹是邑張生紹載求見備言其事矢願重修鳩資募材奔走巖霜烈日中閱二年而亭基成碑亭建廟貌新額題曰大風仍舊名也夫漢世祖當新莽篡弑之後自宛陽起義恢復大業炎祚中興卽位以來孜孜勤民仁德翔洽世稱令主與託病陰謀操戈靖難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其車駕幸臨之地雖偏隅僻壤皆有雲氣顯護昭人耳目鬱爲勝蹟况當冰合渡

河之時天命攸歸擇地而蹈至此小休燎衣進飯厲兵返旆
克定中原雖曰偶駐無異起跡則是亭也固宜急興葺以復
舊觀不當度宏規而大起之耶大風之名記漢非記明也前
人固有微意也大風之義似賅而未盡合也後人未敢遽改
也余謂廟後當起宮殿以奉世祖配以大樹將軍額題爲漢
光武廟博稽史乘書之碑陰而以明成祖退兵一事附錄以
備參考庶幾不失本末不乖名義而亦不蹈輕於反古之咎
事未舉履端被議去逾年乃再來邑人以碑記請余謂宜俟
落成後請新令尹記之邑人以經始故固請乃書所見應之
至於工材若干布施若干宜葺事後再書監生錢振業首先
捐銀二百兩且有錢誠劉爲善以傭力之資一旦捐奉無吝

南宮縣志 卷二十四
色三人之見義必爲則尤可敬也宜先附書以勸善云

按亭中東西二碑嘉靖中知縣胡廷召所立碑陰均有劉
微山識語東碑題光武駐蹕西碑題明成祖駐蹕碑陰謂
成祖東昌戰不利北返驅民舁肩輿而行憩于此廟訊居
民曰此何神也曰武安王顧朱能等曰我爲帝當新其宇
後追憶此語侍者忘其地遂建廟于南河縣蓋誤南宮爲
南河也前志皆遺此二碑爲補記于此東碑無異聞略之
重修水月庵碑 清嘉慶十三年監察御史署內府禮科給
事中王堯恆撰

棲神以廟設教以神制度仿於先王規模傳自歷代義取管
夫人心禮足範圍乎世宙凡茲神祇悉屬羣倫所共戴厥爲

梵宇罔非下土所推尊於是深洞長松聿瞻天竺先生之道
岸嵩邱蘭若爰住南海大士之慈雲金繩覺路指歸禍淫福
善之天心寶筏通津默相警贖發龔之王化不可射而不可
度在謹飭莊嚴者固時厯亦臨之戒祝於門而祝於枋卽跡
弛放蕩者亦共凜如在之誠此所以祈禳報賽不妨聽諸編
氓而須彌禪林一併流及奕禩也已有古刹建於勝國基址
界鳳城之闔勝蹟傳額王之座居高臨下負郭枕隍越宮牆
以宣注秋霖捍雉堞而壯麗形勢誠扼要之區抑當急之務
守先啟後規模前民者業承襲而罔替救弊補偏遵循舊制
者期踵事而增華託勝因於苟勗急公而効其慤懃覓淨果
於許詢慷慨而激於善信由是百寶之蓮座重新丈六之金

身再煥玉女散花香留法雨菩提灌頂潤灑醍醐醒歷劫於
恆河超眾生於苦海聽講院之鐘亦足助首人鐸聲之振聞
梵窗之唄亦猶凜象魏令甲之懸此則天親彌勒樂施懺悔
之方香積如來願仗皈依之力者矣若夫欲界仙都參空明
清華之奧諦塵寰妙境悟盈虛消長之真詮庶幾千潭一印
半畝方開滴滴歸源頭頭是道則又庵之名所由肇而名義
所自來也憑依式昭乎靈佑締造猶資以人工告厥成功載
紀其事百爾君子各書其名伐彼青珉鏤之紫篆春蠶織無
量之碑古蠹繡頭陀之碣

重修文廟碑記 清嘉慶十四年知縣漢川黃士謹撰

考南邑聖廟舊在城治西數里自明成化間始遷今地蓋數

百年矣閱廟中碑記凡數加修葺其最近者則乾隆三十一年沈公麟昌重修也余自嘉慶乙丑來撫斯土甫下車晉謁聖廟見其規模宏壯柏蔭鬱蔥甲於近縣而歲久漫漶風雨薄蝕敗瓦頽垣殊堪怵目詢及其由司鐸朱公有慶曾與前令朱公聖哲議修之但以工程浩大財不敷用余曰豈可緩乎爰詔邑紳士諸生而諭之曰自古人才之盛原於學學術之純衷諸聖故學皆附廟所以育養人才崇勵風化之大端也我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累洽重熙涵濡於百餘年之久士於四子書莫不沈潛而研悅之廟者貌也對越所在而慢褻若此可乎况聖廟之修廢關乎文教之盛衰自有明以制藝取士其學雖異於古所云云然而科名恆於斯理學亦恆

於斯名儒碩臣往往而有按冀州志所載六屬科第莫盛於南宮閱南宮志選舉表本朝科名亦惟順治康熙爲盛以後殊寥寥豈人才不古若歟抑信聖不篤其植基先薄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諸生其不可以不勉余遂首捐俸金紳士諸生莫不踴躍從事余又戒之曰凡吾之修惟期堅久不欲速成若徒飾耳目不如勿修之爲愈也僉曰唯唯遂相與鳩工庀材量能授事其持守之廉者則司以財賄出入其材幹之强者則任以督理工程工無浮食財無漏卮樹基必固取材必良自崇聖祠尊經閣大成殿以次告成而余適有宛平之役旋又署理景州接任殷公瑤任其事及余戊辰自景州回兩廡告竣而名宦鄉賢諸祠

余又重爲經理然後其功乃成經始於嘉慶八年癸亥秋落成於十四年己巳春非敢慢也昭其慎也凡用工壹萬貳百餘用銀肆仟伍百餘非敢侈也昭其固也余經營數載方幸足以歲事而是歲戊辰科捷南宮者二人孰謂聖教之無靈哉余故曰聖廟之修廢關乎文教之盛衰也後之守土者誠能嗣而修之則南邑之文教庶烝烝然其日上乎工成問序於余余遂將以諭紳士諸生者勒而貞諸石

重修東陽書院碑記 清嘉慶二十年邑增生李本立撰

南邑之有書院由來舊矣自乾隆癸酉邑侯衷公因察院舊地建修東陽書院大門設立牌樓二門內建文昌祠中設講堂五間東西各列課室十數間制度精嚴氣象深靜又勾稽

學田地一頃餘按院學院地十頃餘歸入書院以作經費規畫極周詳矣所惜續修無資經理無人至嘉慶乙亥數十年間風雨剝蝕日就傾圮周圍垣牆以及兩旁課室盡皆頽壞所僅存者惟講堂文昌祠大門二門而已邑侯吳公下車伊始情殷作養齊集紳士先捐俸金謀大起而修整之廩生劉宗翰等廣爲勸募不數月共得京錢四千餘貫公乃邀千總王書田爲之總理鳩工庀材蠲吉相地遷文昌祠於東南隅講堂仍其舊觀於左右改建廂房各三間東西二院各建北房三間過廳三間外有廚房數間越三載工始告成時漆瀘村貢生魏炳文目擊工竣恐歲修無資不能經久捐地四十畝以備歲修之資是役也吳邑侯倡其始諸同事勩其成而

尤幸魏君之有以永其終也爰撮其顛末而序述之并載所
施地畝坐落闊步於碑陰以垂不朽云

重修魁星樓碑記 清嘉慶二十四年邑舉人齊文振撰

魁於北斗爲璇璣執持斗柄酌量元氣與戴匡六星同司士
林文命天下莫不建閣祀之南邑舊有魁星樓在城西北隅
桷腐瓦圯神像黝昧同人相與募捐重修鳩工庀材易舊爲
新翼然臨於城上則皆庠生陳佐倡率之力時嘉慶己卯歲
也因紀其事於石歌曰岩堯兮閣宇紛何虞兮風雨冠裳會
兮禮以簋簋秋桂兮春花長無絕兮終古

重修東陽書院及經費碑記 清道光七年邑進士陳柱撰

國家文教昌明敦崇儒術自府州縣皆立學校學校之外又

往往創建書院書院者所以佐學校之所不逮人才之所從出也朱子白鹿洞條規直接聖學薪傳安定在蘇湖設經義治事等齋使士子爲明體達用之學後之書院舍此奚法然而章程不定經費不敷亦不足以經久而垂遠則經營籌畫要賴宰斯土者之作養焉考南邑志順治八年邑侯沈公因合邑爲建生祠讓而不居改作南亭書院其地在學宮之西乾隆十七年邑侯衷公移建於察院遺基改名東陽卽今書院地也勾稽得學田頃數十畝又查出學院按院地十頃餘歸入書院以作經費迨乾隆四十八九年邑侯夏公元凱沈公亦然捐募重修因膏火不足又勸捐銀六百兩交鹽當二分生息以補其闕書院章程差稱完善不料乾隆末年間此項

膏火銀兩竟化子虛踵其事者每逢書院課試自捐獎賞然不可爲常後乃寢衰寢息山長虛席齋室亦漸就傾圯此東陽書院廢興之大較也至嘉慶二十年邑侯吳公募紳士重修規模宏整較舊有加月課獎賞仍係捐俸及吳公升任去十數年來未延山長而書院又幾廢厯觀以前興廢之由大抵因膏火無資章程不定所賴於賢邑侯者豈不重哉今道光七年幸賢父母周公以名進士來蒞斯土公正廉明汲汲以振興文教爲己任未下車卽延請名宿來主講席先捐廉俸百金同城官屬亦量力捐俸乃召闔邑紳士謀所以經久之策邑人無不踴躍不數月共捐京錢五千五百九十一千九百二十四文除置立器具修補牆屋經費外下存京錢四

千貫交鹽店一千貫當店三千貫作一分五厘生息以備生
童獎賞飯資又查書院地畝共十頃零七畝一分因舊租太
廉稍爲增加共租京錢八百一十五千四百文除完糧外以
備山長束脩膳金嚴立條規杜絕弊端內外稽查經費優裕
自三月開課生童至二百餘人向來所未有也願士子肄業
者務當講明正學明體達用從此文風日上科第連綿紳士
董其事者亦當秉公持正恪守章程無負賢邑侯作養之至
意自今書院有興無廢人才輩出與鹿洞湖州比隆皆吳邑
侯栽培之力也邑侯因子曾與其事問記於予因薰沐載筆
而爲之記

誥封奉政大夫陳公墓誌銘

清道光九年侍講顧菴撰

道光九年三月曲沃令陳柱將葬其考妣先期以所次行狀請余爲誌柱爲余戊辰科分校所得士又因其請之出於至誠不忍辭公諱文炳字煥如先世由山西洪洞縣遷南宮之陳伯居村七世祖諱重者始移居城中高祖諱王前其初名王廷改名年穀入正紅旗順治乙未進士官江西駙鹽道者其弟也曾祖諱謨祖諱子鎮父諱瓚母邢氏公性敏勤學以諸生試高等食餼兩赴秋闈不售遂入太學淡於仕進惟以事親教子爲事旁通風鑑六壬岐黃諸術以養親故尤精於養生家言朝夕奉侍調寒暑均飲食備藥餌謀所以壽其親者無所不至考年逾七十妣年逾八十而公夫婦皆逾八十良有以也嘗訓柱及樞曰人之一家猶人之一身全恃元氣

氣日積則日厚厚則身強愈削則愈減減則身弱家之盛衰亦猶是矣及柱出爲令公就養則朝夕訓之曰爲官首重在勤不遲延不拖累則民受賜多矣又曰安良在於除莠譬養馬去其害馬汝不能興大利去其擾民者而已此又以養生者通之養民若大用其說卽黃老治世之要也他日柱服闋補官持此二說以馴至大官則所以福民者愈大且遠易所云餘慶者莫是過已公生於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卒於道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年八十二歲勅封文林郎旣以加四級誥封奉政大夫配張氏能以婉順佐家政片絲寸縷竹頭木屑皆收藏有定處及用取之卽是亦居官儉以養廉之法也生於乾隆九年五月一日卒於道光九年正月二十八

日始封孺人既晉封宜人子二柱戊辰進士山西懷仁縣知縣遷曲沃縣知縣次樞武生孫四鶴年戊寅舉人長年廩生卒椿年辛巳舉人柱出堯年廩生樞出今合葬於盧家莊之西原銘曰

養生通於家與國養之之道在休息子善體之稱厥職身雖不試爲世式

義穀義倉碑記

清道光十年知縣諸暨周枳撰

皇上御極之六年宮保尙書那公實總制畿輔政理時和慨然思興復義倉以圖匱於豐乃謀諸方伯孝感屠公令諸牧若令曰惟昔方公遍設義倉日久廢弛如荒歉何亟宜興復克廸前規未幾又令曰民之嚮義既富方穀風行草偃有倡

必應爾其善爲勸導毋抑毋強事竣上報獎賞以次以昭激
勸未幾又令曰倉以貯穀首宜整備若城若鄉建新葺舊務
完且固未幾又令曰積儲久長保無侵漏惟官與民互相稽
察倉立倉正副各一人司其筭鑰慎選其人未幾又令曰州
牧縣令職在專司權之所在弊亦從生惟學博營弁皆得稽
其出入以相防制當時翕然響應直隸全省得穀二十萬有
奇越明年公有西疆之命逾年復還是時連平顏公來總藩
司乃申前令以謂百盈不敵一耗善創尤貴善因自茲以往
凡遇豐歲源源繼捐勿怠勿替嗚呼三公之所以勤民者至
矣棧承乏下邑敢不祇凜從事惟我南宮由前之捐得穀一
千四百十五石有奇由後之捐得穀八百二十石益以舊存

買補共得穀四千五百五十七石有奇分貯城鄉其鄉倉凡十座爲岳悅村爲蘆花鎮爲開河爲喬村爲垂楊爲董家廟爲段盧頭爲蘇村爲陳伯居爲尋寨倉各三間足敷存貯惟城倉捐穀較多穀贏於倉十年春杖議添建城倉事上報曰可乃度地於衙神祠之東構材鳩工建北廩五間東廩五間倉夫房二間繚以周垣經始於是年八月閱兩月而告竣其費費皆取給於城鄉紳士之捐施而地基東半實齊謝二君之所捨也洵乎風行草偃有倡必應非三公孜孜汲汲勤卹民隱胡以作其嚮善好義之忱俾下邑未吏亦相與以有成焉若此謹誌諸石並勒捐施姓氏於碑陰庶三公之流澤歷久不衰而下之好行其德者可以觀感而興矣

按周栻修志序作於道光十一年辛卯云九年冬復任此碑云十年八月建倉是栻於七九十年之間兩任南宮而光緒志於復任皆不之載誤甚

重修節孝祠記

清道光 年邑進士陳柱撰

節孝祠之建所以扶植綱常獎勵風化甚盛典也我國家重熙累洽人紀肇修彝倫攸敘尤兢兢以闡揚幽隱旌表高行爲務歲令天下舉節孝者以聞特許建祠春秋二時司土者主其祭隆恩曠典茂矣美矣東陽節孝祠建於聖廟之西舊時凡有奉主入祠者必修除黜堊之以故廟貌常新嘉慶六七年間積雨傾圯於是節孝後人合力重修稱其有無酌其多寡甄取其堅材取其良是斷是度是尋是尺籩豆有楚几

筵有敘翼然煥然遂復舊觀嗚呼觀於此者節義之心可以
油然而生矣夫人一生砥身礪行能聞於當世者寡矣況能
聞於後世乎能聞於後世者寡矣况能列於祀典乎惟烈女
節婦其賦性也醇其矢志也確其處變也雖歷數十年之困
苦艱難百折而不同或奉侍舅姑衰老獲其安養或撫育孤
幼宗祧賴以綿長此節所以兼孝其得列於祀典宜也雖然
計功而後勉者其心必不堅謀利而復爲者其守必不永方
其茹荼飲血艱苦備嘗從一而終矢志較然曷嘗有所希望
哉而享萬年之血食與國家無終極嗚呼觀於此者節義之
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爲記

重建東南魁星樓碑記 清道光二十六年知縣何繩武撰

畫有奇而不能無偶事有創而奚必有因南邑之有奎星閣
初建城東南乾隆二十三年邑令姚徙之西北城隅而文風
丕振五十九年邑人齊世松等嘉慶二十四年陳佐等相繼
捐修閣仍翼然森峙邑令陳公爲之序以紀其盛夫南邑舊
稱才藪外官藩臬副使百里侯著美聲稱內官御史僉事尙
書侍郎給事中彪炳史冊迄今文運稍衰德音鮮嗣邑人謀
東徙而謁告余或曰徙與創費不甚差且徙則奇而創則偶
徙似不如創之愈也予惟其說頗當與邑紳商酌另建於城
東南隅而議遂定第陳公序曰奎星樓嗣後新之則曰魁星
樓樓一也而奎魁異名者何魁之云者天文北斗七星一至
四爲魁蓋樞璇璣權合而魁始名也若夫肖字形而祀焉則

四而一之於奎何與夫奎星數十有六西方白虎之精爲大將主兵而世多謂奎主文章豈因革五大人虎變小象有文炳之釋歟抑以夾谷之會聖人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遂以奎主武庫緯武者必經文歟何祀奎於文昌宮前而爲魁星點斗者之多也卽謂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竇儼知爲文明之兆以此爲祀奎之始似已然天文志云五星不專聚奎乃在奎壁間奎實近壁居不周風東主闢生氣而東之壁所以稱圖書之府子建以爲東壁圖書府是也奎之祀共殆借光於壁歟則奎於義猶近名之曰魁則又兼乎四星而非奎此由不辨魁與奎之各殊其所由樓一而兩其名也夫樓旣已兩其名建亦何嫌兩其地茲之不必徙舊以爲新更爲建新

南宮縣志 卷二十四
以陪舊者以爲奎有靈也樓以偶而可護者彌有力卽事可
創而舊存者不必更將見兩閣凌霄文運頓回而繼此之攀
桂枝游閬苑者亦絡繹無間豈不愈以翊我聖朝而歷歷爲
南邑光哉爰因落成而謹爲之記

重修紫竹林菩薩廟碑

清道光二十七年雲南知縣陳堯年撰

南宮南關外舊有菩薩廟菩薩者人法兩空覺悟有情以無
量之慈航渡羣生於苦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眞實不虛將
與洗六根清六塵同臻彼岸悲憫之所施無際感召之一心
堪憑一念之善卽蓮座宛具靈臺片刻歸眞而方寸已開淨
土本救人心寓化人之意人可離難善斯種根因此滅度

之無邊難忘莊嚴之有象故一修於前明正德九年復修於康熙二十五年迄今歷年已久廟貌傾頽同邑首事謀所以修之廣爲募化人情踴躍鳩工庀材告厥成功殿宇整飭金碧輝煌凡闔邑之祈禱者一望而生其嚴敬之心有不覺潛移默化感而遂通者矣其左右鄰近又有關帝地藏廟相爲輝映亦咸與維新焉斯舉也資善成善緣慶求慶慈雲復引慧炬彌光煥然改觀肅然起敬非徒仰答乎神貺而實有裨於人心遂從首事之請薰沐而爲之記

重修西北魁星樓碑記

清咸豐元年知縣沈元文撰文邑拔貢陳堯年書丹

南邑魁星樓舊在城東南隅值文運中微前令姚公用形家

言移建城西北隅文運復振歷年旣久修葺者屢矣予於咸
豐辛亥來撫茲土下車循視城垣見西北隅魁樓風漂雨淋
棟桷傾頽日就蕪沒詢及之咸謂甲辰間邑紳士以重修之
舉請於前令何公何公欲兩設魁樓先於城東南規度建置
工甫告成捐項已竭以致西北隅修葺之工不能興而傾塌
以迄於今也予惟城西北魁樓有關於斯邑文運且其來已
久奚堪偏廢慨然有意重修商之邑紳士踴躍樂從爭先捐
輸不旬日資財已具因屬邑紳士董其事鳩工庀材缺者補
之敝者完之制惟其舊貌惟其新二閱月而工告竣巍乎輪
奐丹碧輝煌睹兩樓之聯立並相望卽可覘知南邑人文科
第蒸蒸日上矣事旣成邑紳士問記於余余因述其顛末俾

勒之於石

南宮創建義穀義倉碑記清光緒四年知縣牛昶煦撰

皇帝御極之四年仲秋余來蒞茲土是歲春夏司事保陽粥
廠目擊時艱心憂民瘼自始事以至歲事無敢倦者然猶不
足弭天災而培元氣也故下車伊始卽以倉穀爲念及考諸
文獻知舊有義倉十一區已蕩然無存蓋不能無憾焉奈饑
饉之後未敢驟發次年麥秋猶未大熟事亦未可輕舉也正
在圖維奉上憲札飭勸捐義穀列我南宮於大邑期以盈數
遂邀丞佐杜君友仁學博張君鳳翔營弁蕭君雲章少尹張
君如棨詳爲籌畫先就舊倉蕩廢情形稟復期於六年麥秋
後創舉及期果二麥豐登三農咸慶商之諸君均以舊倉積

弊必須痛革始克鼓舞振作動邑人慕義之心於是痛除積弊創立章程約建新倉於城內商之眾人莫不歡然廼設賓筵邀諸同寅凡城鄉有德有才及富殷有力者皆與焉定議每捐穀核銀千金以上者稟請奏獎建坊越數日樂輸之牘絡繹而來都水郝來麟倡捐一千二百石蘇村閻增秀並堂姪大年宋家王村韓烜大召村劉檜等所捐均合建坊之例其餘在千石以下百石以上及數十石者莫不踴躍爭先月餘萬石之數綽有餘裕噫嘻予何德能施於斯土而如是應予益自愧而自勵矣於是統核捐數按照條規撥京錢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千六百零二文創立新倉撥京錢七千三百千發商生息以備每年支用議定眾曰善可相地矣余曰

相地易而襄事難僉曰孫君常泰齊君承道陳君壘謝君錦
王君藻等十數公皆老成練達可委任焉余又曰凡吾之修
期於經久耳目之飾所弗取也僉又曰此數公者視公事如
家事者也予喜不自勝遂與同事步諸署之東偏諦相常平
舊倉之地度陰陽正方位命工繪圖而徧觀焉旦日諸公來
量能授事各無難色凡司財物有人司工程有人而以孫君
總其成諏日召匠氏鳩工興事自北廩正倉以及東西兩廩
並議事廳房役長住房復爲之繚以垣墉高其閤闕非飾耳
目之觀取其新也遂以新倉額其門是役也經始於六年九
月至七年十月落成焉功竣問記於予予曰倉儲可百年不
用不可一日不備新倉之成固予之素志是藉諸公好義多

南宮縣志 卷二十四
才用以仰答上憲勤恤民隱之至意所尤願者諸公慎守其成將來踵而增焉何讓富鄭公之廬舍萬間路少卿之版穀一色也哉謹將條規刊刻木板裝印成帙分存各牌凡施者姓氏司事諸公勒諸碑陰以爲後之嚮善者勸是爲記

南宮重修縣學碑清光緒十二年內閣中書張裕釗撰并書南宮縣學自明成化十七年移建今邑治其後歷宏治迄國朝嘉慶中重修者十有二今又近百年稍稍圯壞攝縣事李君與邑人復謀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書屬裕釗記其事裕釗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於學然今之學者則學爲科舉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藝取士歷數百年而其弊已極士方其束髮受書則一意致力於此稍長則顛取

雋於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誦之所以獵高第躋顯仕者取
諸此而已無不足經史百家自古著錄者茫不知爲何書歷
代帝王卿相名賢大儒至不能舉其人國家典禮賦役兵制
刑法問之百而不能對一諸行省郡縣疆域不辨爲何方四
裔朝貢會盟之國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於俗而庸鄙著
於其心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則所謂仁義道德腐熟無
可比似之言而已矣烏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
之寄生民何由而又安內憂外患何恃而無懼哉且朝廷取
士其立法之始蓋亦欲羣天下之士範之孔孟之道以端其
趨又益試之諸經藝策問之屬以覘其所蘊蓄其所以博士
於學問之塗者故不可謂不備士誠一一求其實而踐之其

學之成固自足出而爲天下用卽其試於有司亦未必不角
出於庸俗之人然而相習而靡者苟得之弊中於人心而莫
有能振拔於其間者也士莫先於尙志而風俗之移易莫大
乎君子之以身爲天下倡今天下師儒學子誠得一有志之
士閔俗之可恫恥庸陋汙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爲明體達
用之學以倡其徒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水流溼火就燥志氣
所動人蹶而興由一人達之一邑由一邑達之天下風會之
變人才之奮未可以意量也嗟乎九州之大獨無一二豪傑
之士有意乎此哉今南宮近在畿甸沐澤游原且又南宮子
所居之邦也流風遺烈宜有未泯者有能聞斯言而皇然興
起者乎則李君是役誠不爲無裨也已光緒十二年五月記

按是文文字雙美在石刻中實爲杰作搨本已風行海內矣

閘板堤碑記

清光緒十三年增生周樹棠撰

邑西北六十里有閘板古隄一道以禦西泊九河之水所以保城池護田廬此通邑之責也惟八村附近隄所迭經官民會議稟明上憲有案凡隄上應用材料夫役出自八村其皇差軍需並一切雜差概行豁免茲因多年失修以致光緒九年水勢浩大冲決數處隄內之民莫不深受其害是年嚴公來宰茲土十年春公履堤所視隄將近廢圯因此飭令八村復築旱隄但八村村小民貧修築維艱公甚憐之助銀二百兩借穀四百石以爲修隄之資工竣計修得底寬五丈二尺

頂寬一丈五尺身長並漳河沿四千六百二十八步詳明各
上憲存案嗣後新河民在州呈稱隄寬不及原報恐有後患
又蒙吳公斷令仍照原報丈尺補修三丈以內取土內外各
留護隄地五尺斷結在案而新河民又赴京呈控督院飭委
江大人於十一年四月間至州會同南邑李公新河張公赴
隄勘驗勘明斷結得洪河口迤南漳河沿南宮地面迤北
閘板隄新河地面共計四千六百二十八步隄上修守仍歸
八村承管不與曹仙二莊相干但不准盜決侵耕內外護堤
地原議五尺各改留三尺日後修隄取土仍在兩面按平方
担取土其餘隄坡道口應修十字迭道斷在南宮地面南宮
修築在新河地面新河自修兩造情願遵斷具結然州尊吳

公猶恐其界限不清於十二年飭委新河言公南宮陸公親往隄所裁立閘板隄地護隄地界以垂永遠而新河民又赴京呈控臬憲飭委容大人於十三年五月間會同州尊並兩縣尊親履隄所勘明斷結洪河以南舊漳河沿照舊修守迤北閘板隄仍照斷丈尺修守兩造俱息訟端此所以藉不朽之物以傳不朽之事耳

清故武顯將軍鮑公神道碑

清光緒二十一年邑廩生李慶來撰

方略館紀平粵匪南邑立戰功者王道寨鮑公最著其詳散見督撫提鎮各奏章公諱雲翥字儀軒先太夫人夢虎踞於庭生公長蘊武略從叔父武舉人春星君習射於道光壬辰

癸巳聯捷進士十九年部選湖北宜昌鎮左營守備其明年赴廣東征夷有功保都司二十二年湖北鍾人傑倡亂星夜回軍殄滅無遺類上嘉之賞戴花翎題補鄖陽鎮前營都司又題補衛昌營游擊此公之功能爲成皇帝所信任見于平粵匪以先者廣西髮逆蜂起公躡其後轉戰徧兩湖遇洪楊僞職晏仲武盤踞巴陵乘隙猖獗復據黃復灘等處爲巢穴公帥弁勇擣鯨窟斃黃衣賊目乘勝進攻生擒晏仲武并匪黨晏七等五十七人時咸豐壬子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又一年冬勦明陵山麇戰自寅至己越山追殺斃賊三百餘名隨克復高淳東壩向帥奏請交部優議又奏派帶黔兵勦安徽獲勝三角井保副將題補荊州城守營參將五年克舒城六

年攻勦桐城受重創嗣于平塘大捷保記名總兵題補湖南
永綏協副將七八兩年勝廬州克和州賊之據和州也深溝
堅壁築數壘設伏攻之急出壘相救城上砲石如雨下自月
朔接戰連夜攻擊苦難克復公于第三日黎明一鼓而前身
先士卒梟水踰溝以火箭燒賊篷賊潰遂奪西門而入追殺
至和陽橋水流盡赤欽賜圖哩模格依巴圖魯勇號月二十
五日賊集餘黨誓死抗拒頭受重創猶督勇奮呼酣戰不幸
廬州失守糧絕莫救退保梁園降參將十一月勦界牌地河
藕塘獲全勝復副將仍準以總兵記名勇鷙忠勤老成諳練
又見重於顯皇帝矣九年提補陝甘永固協副將十年正月
二十五日率馬步兵勇進勦爐橋生擒髮逆二十餘人奪幟

械無算二十七日會各營將約定夜深時分道夾攻二更後
公由西路進束草填壕逼賊壘放噴筒焚燬賊營更樓乘勢
奮攻各軍爭先破敵火光燭天呼聲震地于二十八日子刻
已將賊壘五座全行攻克督撫請獎謂公老成果敢任勞任
怨洵爲綠營出色人員奉旨允准簡放至五月以染腿疾辭
官後兩徵未愈不能奉命而掃盪妖氛之志竊恨未能竟成
也會祖致中布政司經歷授儒林郎妣氏于贈安人祖駿聲
武庠生贈武略騎尉晉贈武顯將軍妣氏王繼妣氏鄭贈安
人晉贈太太夫人考揚武庠生誥封武義都尉晉贈武顯將
軍妣氏李誥封太淑人晉封太夫人公娶韓氏封夫人生子
績緯副室氏黃績以軍功授六品銜賞戴藍翎緯以軍功授

六品銜孫六人曾孫七人公于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
春秋六十有四越二十五年公次男之子印書負笈相從爲
文字交光緒乙未補諸生秋奉其父命來請爲公表墓謹據
所述攷諸方略所載并參以督撫提鎮各奏章攝其大概誌
諸神道碑

呂邑侯德政碑 清光緒二十五年邑廩貢李慶來撰

光緒二十五年秋八月皖省呂公自津門來宰南邑時旱甚
甫下車隨雨數寸蒞任以來絕苞苴杜私謁勤慎廉明寬以
治小民嚴以馭吏役以事出侍從僅數人先給費戒勿擾鄉
間遇覲縷案卷常單車往訊不忍拖累多人往返城鄉致妨
所業至則公事之暇與環而觀聽之童叟婦男殷殷勸諭以

生計不啻家人父子大寨村墟有數人以詭計賺銀去跡之者莫敢櫻顙村人率練勇獲之送案下各賞錢數緡銀牌一簪花拖紅鼓樂送出城我邑侯督辦團練數月已有成効每逢書院課點名後必親詣生童各齋房談文事儼然師弟一堂情詞款款然榜揭前茅者出資加獎以補膏火所不繼稅契每價銀一兩正規三分雜耗三厘上憲示諭到卽張懸恐晚示一日民間卽多納一日冗費也南邑保甲門牌久已奉行故事每年各村歛納規費而已自我呂侯之來也增改潘前令章程書以杜弊竇捐廉俸刊牌板並戶口循環冊刷印不下數萬紙聯相近十數村爲一莊或一牌爲一莊各舉無私而能爲者爲莊首備盛筵齊集面諭按戶數領之去交各

村正副逐一填明遞交甲長牌長分散懸掛且稟詳上憲立案不惟裁撤科房一切紙草陋規並諭村正副紳董既爲一鄉之望必任一鄉之勞切勿因公勒派以體官紳同事之至意自茲民心和厚風俗茂美豪猾桀黠無所容而訟端息此尤興利除弊之大者也我邑侯之曲體民隱事難枚舉臚陳一二共攄愚忱並將增改保甲章程四條鐫之碑陰以垂永遠公印增祥字秋樵安徽涇州人已卯科舉人

韓公設立兩等小學堂碑陰記 清光緒 年錦州教

授喬國楨撰文內閣學士王埈書丹吏部主事李景綱

篆額

古者術序黨庠無不興學之地家絃戶誦無不力學之人菁

我械樸文教蔚然降及後世此風寢衰矣富厚之家延師課
讀裕始也至貧家子弟雖賦質聰穎往往終身不得一視詩
書洵爲憾事煥文韓公承先贈翁竹齋設立義塾之志以廣
造就甚盛舉也鄰村諸父老感其義仰其德思永之以不忘
丐余爲文以記其事余與韓公係桑梓誼其生平行事耳熟
能詳固不得以弁鄙辭爰總其始末而記之先是贈翁以殷
實之家秉仁義之性於貧不能讀書心甚憫之每思設立義
塾乃事不果行齋志以終煥文仰承先志獨創義舉於光緒
己亥年孟冬試立義塾三座旋學制改良又捐田百畝且於
法興寺中疊次建屋十餘間垣八十餘丈前後計費四千金
乃改義塾爲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各一焉共收近村學

生五十名延師以教之適值城內立師範館經費支絀又捐
四百金是蓋由立義塾之心推而廣焉者也縣尊陳公詳請
奏准獎勵蒙賜花翎副將銜加三級並從一品封典聞者莫
不榮之家有餘貲恆視鄉里貧窮者如陌路至其子弟之成
材與否更以爲無與已事人情大率類然乃韓公慨然引爲
己任若恐位置一不得當無以慰衆人之心並無一自慰其
心也者近來運值維新子弟之就學者彬彬稱盛將來成材
蔚爲國器當頌韓公之德於無替焉

重修閘板隄漳河沿隄碑記 民國八年邑人齊煦庵撰

天生人亦能殺人惟愛人之君子獨體彼蒼好生之心天有
時欲殺之必竭力以與之防與造物相抗非逆天也蓋不如

是愛民之心終歉然爾南邑西境舊有閘板隄漳河沿隄以禦甯晉大泊滏沙等河諸水泛濫之害但歷年久遠多坍塌丁巳夏淫雨浹旬泊水陡漲波濤橫溢二隄漫沒於巨浪之中村舍傾倒者十七八茫茫數百里盡爲澤國邑西鄙大周家莊牌之八村受害尤劇房屋多被冲坍田禾全行滄沒室家流離父子兄弟不相顧該牌紳董趙日修賈鳳藻等以災呈報邑侯曉嵐丁公身親勘驗乘舟船至村落見炊煙斷絕雞犬無聲夜宿荒村聞風聲與水聲相激洶湧澎湃與海相若災民處破屋中夜色昏黑窮不能購燈火聞戶外雨聲如注皆相對作鬼色慘苦之狀目不忍睹丁公愛民之心愈惻然也先行發穀以救飢民目前之急並申詳上台蠲免錢糧

撥發賑款派委查放公又首先捐廉勸辦義捐創立粥廠及
男女留養所因利局均派妥人經理按名授食借資營生災
民賴以不死水旣涸公以二隄冲刷殆盡後遇水患愈無力
遏止復將被災情形申詳上憲且言若不築此二隄後日之
害無已時上感公言發給銀洋三千五百元更由地方籌款
二千五百吊以工代賑更八村之民復爲修築乃邀儀亭霍
君煥章齊君襄辦二君能任勞任怨督率工作片刻不敢自
逸惰者則嚴爲之督責勤者時加獎勵至彼此以地爭而互
相口角者則力爲勸解之寬猛並用閱七旬始歲其事計闢
板隄二千五百九十四步底寬五丈二尺頂寬一丈五尺漳
河沿隄長二千零七十六步三尺六寸底寬三丈五尺頂寬

一丈二尺較前尤爲堅固除工支外尙餘洋二百八十元公
言他處災款待支上憲將餘洋提回二君可謂善體公心者
已公可謂盡保民之責者已未流吏治之壞祇知圖一身之
利而不謀萬姓之安空言沽譽實惠及民者無有也公則異
是當閭閻窮困之際復興此鉅工微論旁觀以爲不急之務
卽身被其災者亦畏難退避不思踴躍以趨功公於人所難
爲者而必爲之他年縱有水患而該處之民定能安堵無驚
蓋愛民之君子其流澤之長在百世不在目前也豈不懿歟
八民之村感公之德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韓君和貴墓碑

民國十三年舉人劉登瀛撰

吾邑前高莊韓君和貴旣沒其鄉邨鄰里思君遺惠述其略

介魏君式璞乞予文表之墓道以示不諛予夙不識君然嘗聞人稱道之今考其事與所聞多相類蓋君始於貧乏終致富饒自爲謀者既有合於道至出其餘以及人凡所施爲又足以感動之此所以使人思之不置也君諱六禮和貴其字性穎敏強毅幼讀書善記誦以家貧須力作供養不克終學弱冠後徒步走多倫習商業殫精劬力厯二十餘年所業大贏家漸豐殖年逾五十乃多家居其居家黎明而起服食儉樸不惰不華其接人和藹有恩意而公廉不苟人有爭端就決於君得一言往往立解或相持不下至興訟君居間調之訟多止息其需資者恆爲代出不以關兩造以此人多信賴焉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城鄉多組民團自衛君被推爲本牌

南宮縣志 卷二十一
三

各村團首簡派編練不辭勞勩出入縣城與官府通文告費皆自己出不資於公其年又旱饑君於附近各村之燒獨無告者予之薪粟死亡無依者爲之棺斂其糊口四方者復備資斧遣之縣官出倉穀貸鄉人約翌年還倉君以人困未蘇乃代食穀者如期輸官其後國政維新設警興學尅期責辦君遂剏成本區警務並捐資設立義學及民國九年大飢君之之救濟鄉鄰一如庚子所爲其勇於公義不恤勞費事多類此昔太史公稱君子富好行其德而文中子則惡豪者之妄散蓋散財非難不妄乃貴如君以備厯艱辛所得之財不侈於自奉而義所當施不稍吝惜以視世之擁厚貲獲黜仕或顛顛爲子孫計不肯絲粟分人或競尙豪華費財無謂徒博

世俗之忻榮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嗚呼是可紀已君之卒年七十九子六人壽而多男殆亦積德之慶云

陸軍上將督辦安徽軍務姜公神道碑

民國十五年朱慶瀾撰文

吳閩生代

劉春霖書丹

嗚乎自古赴義蹈死者衆矣雖其生平志事無所觀感於天下而臨難不苟慷慨以全其器節論者猶或矜之況乎英材亮質足以坊表乎澆季海內想聞其風采而志未及酬業未及建一旦不幸遽摧靡於宵小此有識者所同聲悼歎以爲天胡不弔不少留此正氣以範斯世之詖邪而俾梟暴恣橫者有所憚而不敢肆也公諱登選字超六直隸南宮人曾祖達祖鳳岐國子監生父同德武庠生公性沈鷲有大略利害

不櫻其心痛國勢陵夷慨然有廩清之志弱冠補諸生於清光緒二十九年子身赴日本求學由振武學校入參謀本部測量科實習遂入第四師團工兵大隊充候補生旋入士官學校士官學校者日本高級軍學也凡留東六年而歸朱公慶瀾統制第十七鎮陸軍入川以公偕充第十七協混成營管帶兼二等參謀官歷充督練公所參謀處幫辦十七鎮正參謀官陸軍小學堂總辦川路釁起大吏多所抑制輿情益憤激公曰眾怒難犯宜務寬大以申民氣不然禍且不掇時不能用其言已而亂益熾總督以下皆遇害遂肇鼎革之變及軍政府成眾推公爲參謀長又推爲總司令公曰吾豈利人之幾以自爲者辭不應浮江東歸民國二年朱公督黑龍

江以爲督署參謀長龍江故多匪患公持以鎮定而稍稍勦平之歷二三年無竊發者五年朱公移廣東民政長公亦從往時陸榮廷龍濟光戰於廣州兵久不解百業停滯繇江岸徒步入省省署空無人公奔走譬解始罷兵西南聲討帝制設軍務院於肇慶亦以公說罷之政府授公虎門要塞司令辭不就北還居京師任陸軍部及總統府諮議十一年近畿戰起公夙與奉軍總參謀長楊宇霆善往省之時軍已退輜重巨礮阻灤河不得渡公立設浮橋以濟據榆關以資形勝軍復振於是遂設司令部於錦州而以公爲戰區警備司令以新破之卒淬厲奮動卒能擊退強敵敗而不撓者公力也旋任軍事整理處副監率三旅駐興城十三年浙帥盧永祥

聲討賄選奉軍應之公領第一軍薄山海關與吳佩孚精銳之師搏戰四十餘日連克九門口石門諸要塞進逼秦皇島會京師內變合肥段公入執國政兵乃罷公建議宜及是時痛裁兵額廢督軍制奉大權以歸中央民事由各省自治不從命者天下共擊之而躬與戰役者不阻兵不私疆土以爲之倡庶幾統一可期而民困可解也卒格於勢不得行公遂謝病去政府以陸軍總長授公公不肯受明年起公爲蘇皖魯剿匪總司令駐徐州尋授公督辦安徽軍務公之任皖督也與蘇督楊宇霆同被命而是時浙省方以異系意不自安躍躍欲動會上海有英戕華警之案政府命公遣兵靖亂及楊氏督蘇遂以駐滬兵移歸楊氏而浙中藉詞滬地不得駐

兵戰事遂起公在皖聞變力以調人自任電致浙帥譬解萬端卒不得當已而蘇督全軍北上獨公留皖不動初公蒞皖不以軍隊自隨惟衛士千餘而已至是亦遣去以示無他坦然與皖人相見旣而皖將倪朝榮王普華璿章等皆通電應浙公乃舉省政還皖人從容辭去自蒞任至去皖凡二十餘日庫儲出納二十餘萬皆有簿籍記注不私一錢俸給一無所取去之日軍民張樂致送萬眾恬然皆感激泣下也公旣北還悉遣所部出關已而公以事東行過灤州值郭松齡之變遂遇害郭松齡者奉軍驍將也初隨朱公入川與公相習嗣在廣東公時卯翼之山海關之役松齡副第三軍隸公節度戰方亟以所部退公檄他軍代之亦未加責也松齡旣內

媿及是以兵據灤州見公車過使其眾劫留公公與兩書詰責之詞甚厲松齡不答遂使所屬賊公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年四十五耳惜哉方公被命督皖或勸公宜以病辭不則且留京師觀變公不可曰亂棘矣吾當往約鄰封安土息民以維大局變節自全非我之志也蓋公夙負大志目覩當事者驕盈自恣黷貨興戎坐釀蕩析離披之禍國基既日墜而生民父子夫婦展轉沸鼎燹炭之中逃死無所私心憤慨寢饋不遑顛然以保國脈安元元爲己任冀得尺寸事柄調膈諸帥以銷禍釁而折亂萌苦語懇辭數見言色在皖電浙開衷剖忱聲逐淚下其責松齡亦本此爲言毫毫之誠終不諒於同列而禍反萃於厥躬也哀哉公泊於榮利沈默

罕言不藏否人物宦游所至不以家室自隨旁無妾媵臨沒
無餘財生平務以誠感人避權位若浼志雖不遂而其沒也
識與不識無不流涕痛惜之焉以此知公論猶存而直道之
未盡泯也假公得行其志禍其能無少澹乎哉公卒時母夫
人尙在堂夫人翟氏先卒繼夫人李氏無子以弟子堯嗣公
旣沒灤州人張淦臣收其遺骸殮之及松齡敗死其友方聲
濤迎其柩於天津而朱慶瀾邢之襄等具禮送歸南宮葬於
某所之原且立祠於灤州鑄銅像祀焉

旣而來請銘銘曰

大盜殺人不操矛弧烈士蹈之視若坦塗在我無嫌在彼何
憾秉義不渝天日可鑒臨命宣言吾不負汝汝曹不寤將死

無所梟獍之羣豈容龍鵬浩然長往氣貫虬蜺嗟彼凶囂旋
亦就戮胡爲肆毒壞我荆璞百尺之梁碎於一鼠毅色雄聲
一瞑千古嗚乎羣彥奮勢爭高民生垂盡亂起如毛壘骨成
丘志猶未蕝反刃相讐何以自免惟公闕識慮變幾先逡逡
禮讓勇退於權雅量不訓反以卽禍天之方濟曷爲而可惟
茲正氣厯劫不磨騰爲星嶽散爲川河業業崇祠有赫如在
銘勒訐暮永昭億代

陸軍上將姜公墓表

民國十五年王樹枬撰文鄭沅書丹

公姜姓諱登選字超六直隸南宮人曾祖達祖鳳岐國子監
生父同德以武生入邑庠旣生公俾從名師讀書期以遠大
公英偉駿發性剛毅能任艱鉅弱冠補諸生痛念國勢阽危

慨然有雷雨經綸之志光緒中東游日本留學六年歷文武五校學成歸國從統制朱公慶瀾入蜀充陸軍第十七混成協工程營管帶兼二等參謀官歷充陸軍第十七鎮正參謀官及陸軍小學堂總辦會川人爭路議起羣情大譁公謂宜調眾怒速解和勿以兵召禍旣而總督以下被戕死立軍政府眾推公爲參謀長又推爲軍政府總司令皆力辭曰吾豈乘人之亂以邀功者耶乃與朱公浮江東下民國二年朱公治軍黑龍江以公爲軍署參謀長江省爲羣盜巢窟白晝衡行閭里間突騎颺發越貨殺人歲無甯宇公奮略暴威分別誅納不期年盜皆厭伏韜迹枹鼓不驚政府褒江省治績第一公之力也五年朱公爲廣東省長約公同往時龍濟光陸

榮廷相開於廣州戰久不息公往來調解上說下教卒用
罷兵合驩如故東南諸軍爭起討帝制已設軍務院於肇慶
矣亦以公往說而罷之政府授公虎門司令辭不就還京任
總統府及陸軍部諮議十一年直奉之戰奉軍大挫幾不支公
往省總參謀長楊公宇寔時軍實阻灤河公爲設浮橋以濟
退扼榆關今大元帥張公設總司令部於錦縣而以公爲戰
區警備司令公率殘卒當數十萬雄師回戈邪指陷堅喋血
殊死戰卒能轉敗爲勝威稜大張直軍知不可當遂畔敵以
講焉張公嘉公勞俾任陸軍整理處副監并授三旅駐興城
十三年曹公錕被選爲總統浙帥盧永祥舉兵淞滬以討賄
選爲名奉軍應之公率第一軍與第三軍張軍長學良進薄

山海關直帥吳佩孚驍將也素以善戰名悉精銳來逆眾且三倍公捶阨摧鋒鏖四十餘日出入九門口石門寨逼秦皇島詭得詭失會直軍馮玉祥引軍退吳公念首尾牽掣遂罷兵合肥段公入京執政公進廢督裁兵之策以兵柄歸中央而以民政付之省長其不廷者大張撻伐發明令以申討之爲將者不阻兵不私疆土庶幾財可省民可蘇而統一可企也然卒格於勢不得行遂獨卸兵權杜門謝客政府命長陸軍不就明年再起爲蘇皖魯剿匪總司令屯徐州尋授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與蘇督楊公宇霆同被命而浙督孫傳芳以奉軍逼處之嫌乃藉口滬上屯兵遂開戰釁初上海英人有戕殺華民之變公奉命調軍往平其亂至是悉以滬軍

還蘇因致書孫公曰父老苦兵禍久矣仗君之威東南半壁
宴然無事者一載有餘乃者道路傳聞蘇浙將以兵戎相見
風聲所播四民惴惴朝不謀夕楊君與執事同學至交素無
睚眚何至相煎太急必欲一逞以爭勝負某與君公誼私情
不能不盡忠一告惟望宣佈宗旨以維大局甚勿懷李下瓜
田之見而啟杯弓蛇影之疑張弧說壺實有望於執事又致
電浙紳蔣伯器高子白諸君力與調停以弭桑梓目前之禍
復告皖官吏以保境安民爲務勿惑謠言致滋紛擾會張公
命蘇督全軍北渡公獨留皖先是公來皖時不以軍隊自隨
其所帶衛兵數百人亦悉遣北還並卸去架設大礮以示無
他後聞皖將多通浙公遂以政權盡付皖軍從容北上公蒞

院僅二十餘日出入軍費二十萬餘悉交院軍一錢不私卽
薪俸亦一無所受軍民張樂祖行莫不感佩多泣下者公旣
北還以事出關過灤州適逢叛將郭松齡之變松齡初隸公
麾下相隨至蜀粵時時左右之山海關之戰松齡率所部退
走公以他軍代之而事後亦無一言及是乃劫留公公兩書
責之言甚厲遂戕公死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年僅
四十五公性沈毅寡言待人以誠信無城府平生淡於榮利
清操介節服官幾二十年家無資遺居兵間與士卒同甘苦
而紀律嚴整所至秋毫無犯公深痛戰禍無已時日以禁攻
寢兵救世之鬪強聒而不舍而終未獲一伸其志烏虜天之
生才如此其艱而死之又如此其易果何爲哉果何爲哉公

配翟夫人先卒繼娶李夫人無子以弟登甲子壺嗣公歿後
灤人張淦臣殮之僧寺及松齡誅死公友方聲濤歸其柩於
南宮故里某年月日葬之先人之墓公初肄業於吾門人劉
君登瀛登瀛屢爲余言公宏毅有濟世之略余心儀之前歲
吾友徐又錚至京謂余曰姜超六叔末之人才也惜其不知
見幾而遽罹非命可痛也余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之此
行亦可謂不見幾之甚者矣逾二日竟爲人賊死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吾於是益不能不爲叔末人才惜也

馬周詳德望碑銘

民國二十年拔貢馬震昫撰

維中華民國二十年周詳馬府君之逝世於茲八年矣鄉人
懷其德不能忘爰集二十有四村之眾醵資立石以永其思

而屬震昀爲勒石之文嗚呼府君之德之感人可謂深且久矣謹撫其實而爲之銘銘曰鱣鱣府君超羣軼倫如日之冬如風之春鄉友其善里擇其仁天不慙遺敝我哲人古之遺愛歷久彌新衢歌巷語頌德銘恩詢謀僉同樹之貞珉庶幾不朽與天壤存惟君上世族甲一鄉詩書稼穡世澤孔長篤生府君幼聰越常甫逾幼冠游於上庠食廩之餼用貢於王而黻而綬家乘之光博聞強識發爲文章士爭傳誦上口琅琅中年耽靜林園徜徉道尊望重行表言坊養精以粹氣和而臧覆人之短有善則揚充其德量千頃汪洋里黨慕效薰德善良人亦有言根茂實遂惟蓄其德斯宏其施任卹睦嫻因物而歧見仁見智各愜其私歲遘陽九旱亘三時有耕無

南宮縣志 卷二十四
獲餓殍纍纍府君憫之籲粟哺飢眾賴以活不呻而嬉是謂
陰德無得稱之既乃顯白永繫謳思積善餘慶昌其門楹四
丈夫子比肩崢嶸惟仲惟叔遐邇蜚聲伸負俊才磊落之英
出襄戎幕赫濯聲靈叔游異國學蘄大成中道捐棄家政是
營長材小試肆應精能爲德鄉里焚掠溺拯排解紛難允洽
輿情人之仰之華月朗星孫曾林立濟濟盈庭經文緯武成
業發名明德之後未艾方興老成往矣尙有典型後生小子
是式是矜敬抒蕪詞略述生平以諗來者播茲芳馨

李宗晏先生墓表民國二十三年桐城吳闔生撰文武強賀

培新書丹並篆額

南宮趙地也南接邯鄲北走滹沱西有大行之險生其間者

多激昂忼慨矜氣節思以功名自見其伏而不出猶以行義高鄉里或教育子弟大震襮於後故河北風俗重厚傳者謂得山川之助云先生諱永敬字宗晏世居南宮孫村性醇篤劬學勵行生平以公勤自課家居無私畜無不可告人語以儒生課徒於鄉里多所成就人皆重之家有闔闔嘗獨宿其中一日忽失所在遣人四出偵之則鄰村有養牲未稅者爲吏所劫持且破其家其人兇愬午夜乞先生居間去矣旣見吏以故事請吏桀不應先生怒率數壯士持馬撾直造其門將索而扑之吏恐匿不出而事以解村南有刹北京岫雲寺僧數輩往居焉連結豪役勢張甚暴虐鄉里父老不敢問先生呼騎出一朝馳數十里至其處捽數僧者投諸刹外闢其

居爲義塾僧且去戟手忿詈矢必報聞者危之卒亦不能害也於是人爭頌先生德先生歎曰矜高鄉曲要譽於戚郇雖快意一時非丈夫之至行也吾聞盛德後必大吾家積累久及吾身不遂其在後乎吾子姓當有興者不可不豫教之子剛己甫髫歲卽詔之學聞先公在冀興文教大喜趣使應試先公一見奇之授以所學遂以文章取重名於當世知其事者皆服先生之所布濩者遠也剛己旣成進士聲聞益盛先生里居猶健光緒庚子四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七子三人剛己進士山西大同縣知縣署大同府知府清史館纂修修己正己皆蚤卒女二適士族孫葆光哈爾濱首席檢察官曾孫元澤元昭闔生幼與剛己交慕其奇偉及聞葆光述其祖

德而後知先生之行義夫氣節之與文章其道一也國家之
所以存亡實賴乎是先生仍父子顯名燾後夫豈徒然今國
難方殷燕趙俠烈之風故未艾也承其澤者得不慨然興乎
闔生夙仰先生旣銘剛己之碑敢倡此義揭諸先生之墓民
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立石

李剛己先生墓碑 民國二十三年桐城吳闔生撰並書篆

君諱剛己字剛己南宮人曾祖盛山祖懷芳父永敬邑諸生
先公牧冀州君才十三課試得其文大奇之詫曰此聖童也
乃闢書舍廳事旁處其中與幕客范无錯雜教之不數載學
大通才思橫出如江濤海波灩澦萬里鼉軒鰲掉響矧晦冥
神怪捷出儻爾霽作萬卉齊放沐日浴月光曜遐邇韓退之

杜子美之門闌堂宇厯厯遇之先公至蓮池君亦偕來每課必冠其曹同學豪儁之士皆頰首媿汗曰非所及也已而連試獲雋中光緒甲午科進士分發山西補大同縣知縣初至省不爲上官所知君亦偃蹇不與眾接羣以文士忽之旣而張曾敷來撫晉賓禮之頗用其策曾敷去復漠無所試大同爲晉名郡主者靳不遣連署靈邱繁峙五台靜樂諸僻縣攝代州直隸州所至有績及革命軍起四方響應大同亦紛亂人莫敢往乃遣君君至數日城兵譁變焚殺緮六晝夜總兵知府皆畏不出君獨任艱鉅集士紳以鎮安之遂兼署大同府知府都督閻公手書褒獎曰方面才也君以世亂無可爲投檄徑歸語闔生將肆力所學以成其志闔生力贊之君故

苦羸疾及是益劇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保定年
四十三一時僚友及從學之士莫不扼腕痛悼失聲曰斯文
喪矣嗚呼今之世爲何世也國防旣潰生人無以自固痛心
國難無所歸咎乃相與集矢吾學以快其私一二好事者流
造爲蚩鄙不經之說鳩毒生靈塗污蠻序循是不已二三十
年後求一能識漢字者將不可得况五三典籍之高文乎世
論至此君雖欲不困阨死安可得哉雖然斯道未可絕也廢
興有時亦長留其精英垂光天壤而已矣是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葬君於村東北新塋夫人朱氏子葆光哈爾濱首席檢
察官能世其家學孫元澤元昭君之葬也葆光請銘卒卒未
及就踰二十年乃克文其墓道之碑其詞曰

冀有文豪卓立岩堯其氣如潮倒海衝霄浩浩滔滔不可輩
曹驂駕六鼇出入鯨濤視世秋毫天際逍遙下顧羣僚蝮羸
蟻螬響絕光銷萬古寥寥出其芒毛汾晉載膏禽獮苗薶酋
寇四逃時乎不遭斤斧莫操縶馬回舫歸神斗杓名與嵩高
墳在山椒我銘不佻永世光昭

河北蠡縣縣長毛君墓碑民國二十三年桐城吳闔生撰文
國也者縣之積也生民之命寄於縣令所謂治國者治其縣
令而已矣然令宰之職自古以爲末秩臨以六七級之上官
遞爲箝制承其下者簿尉以下唯吏胥隸役而已以故豪傑
有志之士類鄙夷而不屑爲民國以來廢除道府廳州諸級
所謂六七級者固已去矣而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諸廳與夫

專設之局橫列其上者猶以十數武人干政凡擁兵數千號
爲師旅長者皆得盤踞縣邑以爲采地大或連城數十恣肆
其間兵力所至閭里爲墟徵芻秣索供帳非分誅求動輒數
百大萬一於縣令乎取之不應則叱訶斥辱凌暴無所不至
甚者拘囚瀕死而以所親信易置之者比比然也以親民之
重寄而世之所以待之者如是欲求政本之肅烏可得乎建
國至今二十餘年而縣令之政績赫濯在耳目間者蓋寥寥
可指數焉又何怪也如蠡縣長毛君蓋可紀焉君諱丕恩字
霞村南宮人曾祖諱松年祖諱海雲考諱繼曾邑諸生早逝
母楊孺人撫以立君性端重寡言笑由法政學校畢業爲黑
龍江行政公署科員每甄試輒上選民國二年充黑龍江地

方法院書記官三年以考試知事及格分發黑龍江任用充綏蘭道助理員四年補木蘭縣知事兼東興鎮協領厲行新法以開風氣省長朱公慶瀾大悅之五年朱公移長廣東調赴粵省委署始興縣知事甫期年績效大著朱公銳興粵政特調署南海首縣將以全省開新之責委之君也未幾朱公去粵君亦解組去九年任黑龍江清鄉督辦署承審論功以簡任職交國務院存記是年任巴彥縣知事明年調任通縣稅務正辦李倬章長豫調充機要秘書十四年任河南柘城縣長十七年北伐功成商公震爲河北省政府主席君以薦舉縣長委署蠡縣以治蠡績著薦請實授而君已積勞致疾遂不復就改充天津市政府工務局秘書南京開國民代表

會議君爲河北代表出席以疾還天津就醫民國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卒年四十六夫人丁氏子二鉢銑女一君之治始興也閱其窳陋與父老籌策劃定學區設學務員分任其事增國民學校五十餘所立農事試驗場公園紀念林模範市場場修警政以靖萑苻撤糧站裁冊書以祛積弊創修志乘改革婚禮以興觀感始民畏胥吏如虎惡兵警如盜賊君毅然刷新不遺餘力潔己奉公嚴禁需索凡有一毫苟取於民者必痛懲之游匪倚山爲寇君偵悉之遣兵星夜往捕獲其渠魁寘之法而矜釋其餘親厯窮鄉步行山谷間弔民疾苦諄諄如家人父子以故民愛之如慈父母去任之日父老童稚卧轍攀留者填噎數千人有年過百齡者數人皆曰自有生

以來所見良吏無如君比也噫此亦可以見民情矣余得其
送行圖記備載其事如此它政績不具聞然有自黑龍江來
者至今猶聞頌聲也比者當軸頗思整頓吏治凡被寇城邑
有陷落不守者皆處以極刑亦可謂嚴矣然令宰之權甚薄
而牽制猶多未能盡祛其所病雖重懲之猶後也吾感君之
已事而病今縣政之難爲也附著所見以備當事者之採擇
焉君以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葬於東郊先塋之次弟桂恩
來請銘銘曰

北至蒲輿南至海澳異口一聲使君之淑銘告千秋是似是
續

齊君懋軒墓誌銘民國二十四年霸縣舉人高步瀛撰

君姓齊氏諱福丕字懋軒河北南宮人也少有大志一於學中式癸巳舉人聞吳摯甫先生主講蓮池書院以文學爲天下唱負笈從之游吳先生深器之庚子之變君以身衛先生卒免於難辛丑清廷詔州縣立學君方主講邯鄲書院乃創用新法教授旣而任直隸優級師範學堂教員是時直隸設學校司胡公月舫主之欲大興學君建議置視學以督之胡公聽其說乃設省視學若干人而君與焉乙巳觀學日本著東游記錄一卷歸副學務處普通科長學務處者卽舊日學校司改爲也君以謂教育爲立國之本小學又爲教育之本苟欲競存世界釋教育無可爲於是朝夕進議意皆主急進當事不能用辭去欲以身爲之乃任本縣兩等小學堂長當

是時學校初建財用無所出而耆舊老生不知學校何用訾議朋興合謀以傾之君毅然不顧籌巨金闢學舍廣弟子名數又剏中學堂以備遞升其教也先以身導之儉樸食飲麤澹與教員生徒共之教員偶有獨食者必以大義相勗由是翕然無間言生徒稍有過失訶責之不少假借若疾病則撫育如親子嘗曰父老以子弟託我我不能竭誠教養是負託也縱無責言寧不自愧乎是以生徒愛敬而向之百方訾毀者皆幡然爭送其子弟入學且相謂曰有齊君在吾輩無後顧憂也凡五年效大著總督袁公嘉君績奏以知縣用而君意猶歉然方期擴鬻舍購圖書以播文化於闔邑卒以財用不贍而止君家夙貧其時學校廩入尤薄君恆以所得飲生

徒貧窶者以故家無儋石而諸子皆壯待入學財力不足以
供之遂勉徇家人之請出應庚戌舉貢會考以知縣籤分山
東時陳公小圃爲提學使見君如故人畀貳科長君以單級
教授法爲時急需乃建議使縣各貢士設席講習於是蔚然
雲起後學部最計以山左冠諸省君與有力焉民國初元周
公子廩督軍山東聞君名補惠民縣君蒞政重教育如夙愾
有以用威之說進者君笑曰往者民畏官如虎上下相遁此
用威之效也夫治民在平法法行而威立且吾志在教化以
法副之足矣聞者歎爲名言然於有害教化者若鴉片煙若
博皆嚴禁之不少貸先是邑有練卒數百恆以索餉滋亂故
官吏視惠民爲畏途君至手訂禁煙令移罰金充餉編戶不

擾而士卒安謚民國二年六月君護理武定府事盜患方劇君糾十縣合緝盜盜乃斂迹而禁博尤力有武弁龍某者主聚博以有所恃也官吏率不敢問君聞之爲書以戒猶不悛君親衛吏縛之升堂鞫其事龍不伏語侵君君怒使笞之吏不敢動君益怒下堂欲自擒之吏卒笞之不數日而禡君之文書至蓋某知府與龍有舊爲講幻於周督也君奉令歎曰宦場無是非久矣今民國猶爾邪戒裝將去諸縣人聞之憤合詞籲周督令乃得寢論君莅事如故然君滋不說未幾丁母憂歸於時本邑中學生徒稍囂張校長難其人衆聞君歸復挽任校長莅學未久風氣一變然君卒以勞瘁致疾復辭去八年八月十六日卒享年五十三歲考某妣氏王君娶某

氏生子二人長勸任某職次劭任某職孫某某以某年某月
葬名某所君之志欲始終于學乃不得已一行作吏旣歸至
以身殉而亦不能悉行其志孰爲爲之世當有尸其責者願
迹君所爲其效已章章可見苟如其所期成功又當何如哉
今去君之卒又十餘年矣教育之精進何若又吾輩所不忍
言而如君之甘心徇學者眇然不可復覩則圖其始而未究
厥終又不暇爲君悲也銘曰

冒而蚩蚩曰學術羣曰學競國廼利誰歟秉鈞甘自棄國無
人兮爲世跋偉矣齊子奮遠跋終始于學志無易偶膺一官
趨越越國僑衆母名不啻三年不蜚終戢是返予初服力亦
敝碩畫芒芒藏厚地我銘幽宮諱無旣

南宮縣志
卷之十四
楊君墓表

民國二十四年鹽山舉人賈恩紱撰

君諱雙成字萬寶南宮楊氏考諱繡珍喜讀書君承父志延師力學以童試不獲雋改習武科旋丁外艱遂棄科舉專理家政以終老于鄉而誦讀未嘗稍輟家本中產君以勤儉起其家增置良田二頃餘宅第數區一鄉號爲素封處事以公宅心以正輿論翕然公推君主持村政者數十年君則視村事如家事任劇繁排難紛嘗曰爲人謀若無異自謀則無往而不適吾村金錢皆父老血汗所積安敢妄耗分文村眾由是悅服縣中徵調不時君輒備墊村人擬爲加息君怫然曰吾豈權子母者邪言者慚謝之民國九年冀南旱甚君以其私產押貸巨款糴穀散放村人感益深販夫走卒皆稱以長

者君歿則公贈綽楔且請建碑以誌厚德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殆其人歟君卒於民國十八年春秋七十有一元配繼配皆王氏子四金泉師範卒業金海總理村政金揜早卒金柳專門醫學畢業歷任東海關監督東海官產清理處處長及軍部參議等職能讀父書君曾以經史羣籍爲學之方授之者也既葬之七年金柳挽其友邢君贊亭來請表墓爲撮要而授之如右

南宮縣志卷二十四終

邑人邢之襄校